



联合国 大会



PROVIONAL

A/40/PV. 73
13 Nov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七十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1月12日星期二，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莫斯利先生 (副主席)

(巴巴多斯)

——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28] (续)

(a) 秘书长的报告

(b) 决议草案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25分开会。

议程项目28(续)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 (a) 秘书长的报告(A/40/709-S/17527)；
- (b) 决议草案(A/40/L.11)；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0/867)。

舍尔多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大会的每一届会议上，特别是在这届四十届会议上，人们总是在这一世界论坛上大谈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理想、宗旨和原则。但尽管这样，与此同时总会有一些帝国主义集团及其支持者无情地打击《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卑鄙地破坏它的主要条款。

围绕所谓阿富汗问题继续进行的挑衅性的喧哗就是一个事例，证明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正在受到不可允许的干涉，《联合国宪章》正在受到猖狂的违反。这种不顾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正当和坚决的抗议而强行对这一问题进行恶意讨论的做法极其严重地危害和威胁着和平的事业，因为它使得我们无法寻求从政治上解决这一由帝国主义势力一手造成的局势及其在南亚和西亚产生的影响，正中了一些人的下怀。这些人被帝国主义的野心迷了心窍，最以为有权宣布其它国家政府为合法或非法，并由此根据自己的政治野心来作出判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强烈支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看一看这些对这一问题煽风点火的人说了些什么，人们就能知道这些挑拨离间的行为的含义，他们是为了掩盖其真正的用意：夺回他们失去的地位，以及废除1978年阿富汗革命在阿富汗取得的成果。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在大会的发言中对所有这些加以驳斥。他们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表明，阿富汗的革命进程是不能逆转的。英勇捍卫革命的阿富汗人民

表明，一旦获得自由和独立之后，地球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迫使他们背离他们为自己的幸福和阿富汗国家千秋万代的幸福选择的道路。

事实表明，正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一个爱好和平的不结盟国家、联合国成员国奉行的这项符合人民利益的国内外政策和阿富汗人民选择的进步和社会平等的道路使他们的敌人暴跳如雷。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发动大规模的反阿富汗运动的原因。阿富汗敌人的大合唱的调子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定的；这场大合唱的劲头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在第一任期的第二个月，华盛顿当局的头子就宣布，他打算向阿富汗反革命分子提供军事援助。这一政策在美国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纪念会议的发言中得到重申。这些诺言不会不遵守的。行政部门正在实现这些诺言。

美国和它的一些盟国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人民不宣而战，他们正在资助、武装和训练阿富汗的反革命败类。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挑衅和破坏并屠杀和平的公民，它们已经花费了10亿多美元。

今年年初，美国财政部拨出2亿8千万美元，其它一些所谓的关心阿富汗自由的人也提供了2亿美元。最近，美国参议院为同样的目的拨出了另一笔近2亿美元的资金。据美国报纸透露，中央情报局正在对阿富汗进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美国秘密行动。因此，美国在永久的基础上拨出资金建立和训练反革命匪帮，并用包括导弹在内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它们，以便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发起军事行动。

这样，恐怖主义上升到国家政策的级别。以所有这些相配合的是大规模的反阿富汗宣传攻势，这种宣传同样也得到美国的慷慨资助。

任何高明的宣传伎俩或造谣中伤都不能掩盖被伪善地叫作自由战士的反革命匪徒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些匪徒双手沾满了儿童、妇女、老人、教师、神职人员、以及数百名完全无辜的人民的鲜血。

根据血腥的犯罪价格表对它们的所谓的伟大行动进行奖赏。 杀死一个阿富汗士兵奖赏五千到七千阿富汗尼，杀死一个政党活动家奖赏一万到一万五千阿富汗尼。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扎里夫大使具体地列举了反革命分子造成的破坏：它们摧毁和烧毁学校、医院、卫生中心和农民合作社。 总的来说，根据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资料，从1985年起，匪徒对国家经济造成的破坏是3百50多亿阿富汗尼。

这就是所谓的阿富汗人民自由战士干下的肮脏的事情，它们在进行犯罪活动时使用各种武器，这些武器的商标经常被抹去。 但是，这不能掩盖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武器是在哪里制造的，它们是如何以美元、巴基斯坦卢比和人民币等支付到达匪徒手中的。

巴基斯坦被用来作为反革命匪徒的主要跳板和庇护所。 那里驻扎着1百20多个营地，阿富汗匪徒在那里受到训练，3百多名美国顾问也在那里。 为了资助他们的活动，美国向这些匪徒和伊斯兰堡提供军事援助，目前这一援助已超过30亿美元。 此外，巴基斯坦获得了最尖端的武器，包括新型的地对地导弹、手提式反飞机火箭筒、飞机、直升飞机、坦克和大炮；其中部分武器转送到盘踞在该国的阿富汗人的手中。

伊斯兰堡获得大量的军事援助，这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巴基斯坦领土上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发起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只是华盛顿使从南亚到海湾的整个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定的总计划的一部分，它威胁着世界上那一部分地区的国家。

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强调，在巴基斯坦已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SINCOM美国中心指挥部。 包括阿富汗在内的19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包括在这一行动范围。 SINCOM还负责指挥迅速反应部队。 巴基斯坦当局自己深深地陷入了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它却企图指责爱好和平的阿富汗国家在该地区加剧紧张局势。 它这种企图是徒劳的。

阿富汗人民正在困难和紧张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中、在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和它们的仆从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中，正在完成四月革命的任务。阿富汗拒绝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革命的阴谋，民主、年轻和自由的阿富汗国家正在取得的成功，就要建立一个新生活。阿富汗国民大会在给秘书长的电报（A/40/273）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事实表明，在非常暂短的历史阶段中，由于不断执行土地和水利改革，32万个家庭已经得到了土地。在民族经济中，国家部分已经增长了百分之二十。扫盲运动已经使1万多人能读和写。已经扩大了教育体制，给予免费医疗的机构网已经扩大。

那个国家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是在村庄、各省和城市区域建立国民大会，这表明了阿富汗的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以及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对进一步扩大人民在国家中的作用的关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已经有20年的历史。

我们要强调大会的召开，代表了阿富汗社会中所有的民族和社会阶层。百分之六十是工人、商人和农民，其余是宗教、知识界和贸易界的代表，以及主要政治和社会人物。来自各地的大约2千名代表在给秘书长的电报中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特点是热爱和平。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奉行那一政策，已经作出努力实现政治解决阿富汗形势。那一解决的基础包括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1980年5月14日和1981年8月24日的建议中。这是多方面的，涉及阿富汗形势的所有方面。这一建议是灵活和现实的，在考虑到保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又考虑到了这一地区所有各国的利益。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支持那一建设性的办法，在此明确重申，我们继续坚决支持彻底地、无条件地和有保障地结束外部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武装和其它干涉，我们赞同创造条件，使今后不再出现这种干涉。我们支持巴基斯坦和伊朗以及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那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一而不是通过在联合国加强宣传运动。

现在应该结束利用联合国来干予其它国家和人民内部事务的企图了。我们必须坚决要求充分执行《宪章》的条款，以及三十九届大会上通过的题为“关于不允许各国为破坏其它主权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而采取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和任何行动（39/159）”的决议。

正如同今年10月份在索非亚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最高级会议所通过的文件中所强调的那样，“任何人都不得对一国人民在它自由选择的社会经济体制内生活和工作的主权采取任何图谋行动。”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通过秘书长的个人代表的斡旋，真诚、诚挚和建设性的强调了日内瓦会谈，以促进实现政治解决。正如秘书长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双方都越来越相信，谈判解决是实现阿富汗和平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A/40/709，英文第2段）

阿富汗赞同谈判的立场在本届大会上已得到清楚的重申。特别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多斯特先生在谈到政治解决阿富汗的形势时在他于10月22日在大会的发言中强调：

“实现解决的最好途径当然是通过直接会谈。

“我们在此论坛上向我们的邻国们发出下列呼吁：让我们在建设的工作中、在建设我们各自的国家中和提高我们各自人民的生活水平中进行竞赛。我们要求他们面临这一挑战并放弃对峙道路，对峙只能带来痛苦和宝贵资源的浪费。让我们检验一下这种做法，并尝试一下其硕果。”（A/40/PV.44第39页）

难道这不是对它们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而且对整个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未来的一种负责任的办法吗？难道这不是《宪章》中所呼吁要采取的道路吗？

“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

现在是认识到那一点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要现实的话，那么除政治解决那一问题之

外没有其它选择。

我希望，那些投票反对阿富汗决议草案的某些国家将最终采取现实的办法，记住他们《宪章》下的责任——不干涉其它国家的内部事务——并不管自己意志如何不再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及那些破坏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反对经济和社会进步、防止人民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的力量的磨房中提供面粉。

这就是白俄罗斯代表团对 A/40/L.11 决议草案的态度。我们坚决反对那一草案，并投票反对，因为反映出过去的决议草案没有政治现实主义，它歪曲和忽视了客观因素，根本没有考虑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利益或其建设性的建议。

费尔姆（瑞典）：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个大会厅里庆祝了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日。一个又一个的发言者利用这次机会重申，各会员国必须表示真诚的愿望，遵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各项原则。

今天，如果苏联决定从阿富汗撤出部队的话，那将是最有助于实现上述崇高目标的步骤之一。苏联如采取这一行动还将对于减少世界紧张局势作出重大贡献。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大超级大国的关系，还将解除许多小国的恐惧和担心，它们把普遍实施国际法看成是对它们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保障。

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已经有6年了。过去6年中，苏联这一行动受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应有的明确的谴责。它是对国际关系中基本法则的严重侵犯。

《联合国宪章》中的各项条款应该指导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不是树立良好榜样，反而公然炫耀自己的军事力量，企图征服弱小贫穷的邻国，从这一意义上说，局势就更加严重了。苏联不辜负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的唯一途径就是迅速从阿富汗撤出部队。这样一个行动将促进对国际事务基本法则的尊重，而这种尊重目前是极其需要的。

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了当代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悲剧之一。根据关于阿富汗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阿富汗局势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流动。”大约

阿富汗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和祖国，并在邻近国家寻求避难。巴基斯坦和伊朗面临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难民问题。两国在接纳和援助这些难民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慷慨。

就巴基斯坦来说，阿富汗的冲突以及难民问题造成了另一个困难。过去几年中，巴基斯坦的领土主权还不断受到严重侵犯，造成许多人死亡。

国际社会为了减少阿富汗人民的痛苦并在这一方面援助邻近国家作出了大量努力。我要再次表示，我国政府高度赞赏联合国负责难民事务的高级专员以及非政府机构所进行的各种人道主义活动。

瑞典政府一直坚决支持这些活动，并为各种人道主义措施作出了不少贡献。必须向这场冲突的受害者进一步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尤其要援助那些最弱的阿富汗人。

我国有着坚决支持尊重人权和尊重在武装冲突中遵循人道主义原则的长期传统。因此，我要把我国政府对关于阿富汗的严重侵犯人权以及侵犯国际法的行为的谴责记录在案。我刚才提到的关于阿富汗人权问题的报告中已经叙述了一些这种侵犯行为。该报告明确表明，阿富汗人民已经陷入难以描述的苦难深渊。特别起草员的报告指出了肆意毁灭庄稼、使用地雷、所谓玩具炸弹、虐待、酷刑以及其它手段迫害平民的行为，其中受迫害的有许多妇女与儿童。

一年前在就此项目进行辩论时，我曾指出，传统国际法及国际公约中有些原则规定要防止某些战争的滥杀行为，如轰炸、在平民区使用某些极其不人道的武器。我要提醒本大会注意，苏联是有关各项条约的签署国，苏联实际上在严重侵犯它曾积极参加制定和编纂的那些国际法。

我国代表团将再次投票支持我们面前的这一决议草案。它包含了公正解决所必需的几个条件，即一切外国部队必须撤出阿富汗；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阿富汗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数百万阿富汗难民

必须能够安全和体面地返回自己的家园。

根据上述原则，秘书长采取了各种努力以实现这一冲突的和平解决。我国政府完全支持他的这些努力。

我国政府认为，阿富汗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只要苏联继续推行对阿富汗人民的侵略政策，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外交努力将不会取得成功。因此，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是当务之急。它会导致紧张减少以及人们对国际事务的信心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它至少可以使阿富汗人民得到和平生活的机会。

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今年大会再次被引入歧途，陷入了对所谓阿富汗局势问题的毫无成效的争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认为，这是干涉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的内部事务的又一企图，它转移了联合国的注意力，使联合国无法充分讨论真正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这些问题之直言不讳就是对这个国家进行一场不宣而战。这场战争正在残酷地进行着；帝国主义、地区反动派以及阿富汗的反革命的同盟力量对此毫不让步，这是造成这一地区在现阶段正在经历的危险局面的唯一根源。因此，自然不能期望我们通过支持和怂恿侵略者、以及进攻这种侵略的受害者就可使我们实现众所需要公正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众所周知的。1978年4月阿富汗人民将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付诸实施。在阿富汗民主人民党的领导下，民主解放运动对封建制度给予沉重打击，并开始了在很大范围内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过程。阿富汗人民正在建立现代民族工业的基础；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农业改革，以及发展他们的水利资源；250个现代工业部门已经开始服务；31万2千多个农民家庭分到了自由的土地。文盲正在得到迅速地消除，这个国家已经装备有公共医疗的系统。这个国家的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些积极变化是一个共和国的典型现象，并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

工人群众正在非常积极地参加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最突出的例子是第一次民主进行市长选举的例子，这在阿富汗的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那些被选为人民政权理事会的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所有民族的代表。4月革命的这些巨大成就是阿富汗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历史成就。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是由友谊和相互援助的关系联结起来的——对这些成绩极为满意，我们相信经过每一个自由年，这些关系将会得到加强。

但是，在这个进程的道路上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当阿富汗人民在建设新社会以及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共和国的敌人的行动也更加疯狂、充满了欺骗和冷酷无情。一批装备有最尖端武器的——火箭发射器、反坦克火箭筒、重机枪、布雷、毒性物质、地对空火箭、反坦克火箭以及最先进的新武器——武装起来的匪叛不断地钻入这个国家的内地。他们进攻村庄、村镇、公路和山卡。恐怖主义分子还对学校、医院、清真寺等等犯下了罪行，他们还大量地屠杀平民：医生、教员、熟练工人和技术员。受害者是那些为大多数人民带来科学、进步和希望，以及在几个世纪中都得不到任何权利的人，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惊奇。对于这些匪徒所造成的生命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还要加上物质损失——到目前为止物质损失已相当于350亿阿富汗尼、即8亿美元以上。

武装反革命分子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巴基斯坦领土上分布的150多个特别帐篷中受过训练——的犯罪行为正在受到许多西方国家的称赞和资助。其中为首的就是美国——它对这些匪徒的援助在6年中已达到了6亿2千5百万美元。仅今年一年，它提供的相当于5亿美元多的武器和军火。其它保守主义政权的国家也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从总体上讲，这种援助可以与一个中等的欧洲国家的每年的军事预算相比。这就是阿富汗叛乱分子的“穷困和被遗弃”的情况，西方新闻界对这些叛乱分子非常关注。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真实的景象。没有一个国家在进行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不成为恢复旧秩序和殖民主义依赖制度的企图的受害者。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从它们亲身经历的、由以前的主人所发动的内战的经历中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也是一个与世界一样古老的策略。但这并不能帮助任何人使历史的潮流倒转。

对人民的阿富汗所进行的不宣而战是与欺骗世界舆论的运动一道进行的。其目的是歪曲正在进行的进步性变化，并沾污社会主义国家和民主力量对这个年青的共和国所提供的援助。这种做法也不是什么新鲜做法了。让我们回忆资本主义的宣传是如何用来痛骂这个国家的自由战士的，——这个国家今天是独立的，正骄傲地占领着他们在这个论坛上所应当得到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席位。他们曾被称为“外国代理人”：他们曾被认为是恐怖主义者和蛮人。有人还曾使用过这一同样的宣传来诽谤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保留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它们被指责为“造成国际不和”、“干涉”以及“扩张”。今天的词汇仍然是一样的，在这个辩论中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清楚地表明。但是没有人能够掩盖这个真理：只有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和它们的煽动者是愿意通过流血而恢复它们失去的特权、以及它们的战略地位的恐怖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

在整个阿富汗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以及在这里所谈到和听到的事情中，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和明确的结论。阿富汗人民正在经历着民族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一点可以被所有那些被自由、平等和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理想所鼓舞的人理解。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国家；它正在寻求在互相尊重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特别是其邻国的友好关系。这个国家一直是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目标。它是侵略的目标。根据《宪章》第51条，这个国家利用了其自卫的合法权利。并不是阿富汗人民共和国是这一危机形势的原因，而是那些拼命训练、武装并维持反革命匪叛的人侵犯了这个国家的自由和领土完整，并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实现和平、政治解决办法。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它一贯支持这种解决办法——仍然认为，国际或地区性问题都可能通过这种方法得到解决。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我们必须确保现实主义——即所有有关各方的责任感和良好的政治意愿——能够获胜。阿富汗政府表示出了这一种良好的政治意愿。这种政治意愿的一个表示就是喀布尔政府在1980年5月以及1981年8月在外交政策领域中所提出的倡议，这个倡议为和平解决这一地区的冲突提出了基本原则。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密切地注视着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科尔多维兹先生所进行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值得赞扬的，他们应当得到鼓励。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这些努力反映了本组织能够在恢复该地区安全与和平方面起积极的作用。此外，我们希望这些努力将导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直接会谈，没有这种会谈，就不可能达成符合阿富汗人民及其邻邦利益的、理想的、公正与持久的解决办法。我们受到了鼓舞，因为在一般性辩论中多数发言者以及关于这个项目发表讲话的许多代表都呼吁要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样的解决办法十分重要的是，直接有关的各方要表现出政治良好意愿，正如秘书长在载于A/40/709号文件中的报告里所指出的那样。

这些就是我国代表团对于题为“阿富汗局势”的议程项目的想法。不幸的是，就这个项目所提交的决议草案反映了对现实的错误理解。它无视阿富汗政府的正当前题，不可接受地破坏了阿富汗的国际地位，使敌人干涉这个国家内政合法化。目前审议的文本在任何方面都不符合国际法的利益，更不符合阿富汗人民或亚洲这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将对该决议草案投反对票。

正如以往一样，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将尽一切努力援助谋求公正、有效与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努力。这种解决办法必须对这个地区的局势，对整个国际气氛具有积极的影响。

黑田瑞夫先生（日本）：苏联入侵阿富汗差不多有6年了，然而它仍然在这个国家保持着大量的军队。苏联声称，由于外国的干涉拖延了战事，但是国际社会都知道，事实上，正是阿富汗人民他们自己正在激烈地反对苏联的军事占领和干涉他们国家的事务。尽管战争造成了惨重的伤亡，阿富汗人民仍然坚定不移地进行反抗，并且继续在全国发起有效的武装斗争。阿富汗人民的意愿是不可为军事手段所战胜的。

阿富汗的局势造成了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巴基斯坦领土发起了大量的进攻，侵犯了这个国家的主权，造成了许多无辜生命的死亡。在一些情况下，日本一再呼吁立即停止这些对巴基斯坦领土的攻击。

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讲坛上审议阿富汗问题的时候都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示了对苏联政策和它在阿富汗的行径的义愤。关于大会决议的表决表明了对苏联的批评正在逐年增加。

苏联不应当再继续保持顽固态度。它应当改变它的侵略军事政策，听取国际社会关于和平解决办法的呼吁。

日本政府坚决地坚持，苏联应当立即停止它对阿富汗的干涉，因为这违反了国际法和正义，它应当立即撤出它的军队。这个局势必须遵照不干涉和尊重自决权的原则予以解决。这是阿富汗人民自己应当决定它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不遭受外来胁迫。

因此，日本强烈地支持载于A/40/L.11号文件的决议草案，它重申了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我们希望，这个决议草案将能够由绝大多数赞同而通过，就象关于这个问题过去的那些决议一样。

秘书长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支持下，继续了他实现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的宝贵努力。他的报告中指出，双方现在日益增长的一种信念，认为议定的解决办法是阿富汗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这使我们感到满意。令人特别感到鼓舞的是，正如秘

书长报告(A/40/709)中第13段所提到的那样,美国和苏联两国政府重申了他们对议定的解决办法的支持,并且赞同秘书长继续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了秘书长私人代表科尔多维兹先生5月对这个地区的访问,以及通过6月和8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直接会谈而进行的调解努力,进一步的会谈定于12月举行。

我国政府一直密切地注视所有的发展,并且真诚地希望它们能够产生成果。它认为,即将举行的美苏两国首脑会谈是一次机会,为12月的直接会谈提供了动力。日本认为,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必须遵守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当然,最重要的是苏联军队全部撤出阿富汗。

阿富汗人继续逃往邻国。据报道,至少有250万人民已经注册在巴基斯坦寻求庇护。这相当于整个阿富汗人口的15%。除此以外,据报道还有180万阿富汗难民在伊朗。因为激烈的战争还在继续,他们还没有回国的希望。

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这种局势不断给巴基斯坦带来巨大的负担,正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稳定。巴基斯坦在接纳如此众多的难民中正遇到了多方面的困难,因此,我们极为同情巴基斯坦,我们高度赞扬巴基斯坦政府为了对付这一局势所作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日本已通过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总署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其他组织积极地向救济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的活动提供合作。日本打算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并出于对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考虑,继续提供这种合作,日本也正在向居住在伊朗境内的阿富汗难民提供援助。

日本政府愿再次强烈呼吁苏联听取国际社会在过去6年里所作出的关于立即撤出其军队的呼吁。

日本坚信,只有得到阿富汗人民的同意,并且全面尊重他们自决权的解决办法才能够给予阿富汗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与世界绝大多数抱有这种信念的国家一道,日本决心致力于要求苏联军队迅速并彻底从阿富汗撤出,恢复该国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恢复阿富汗人民决定其命运的权利,创造能使阿富汗难民安全体面返回家园的必要条件。

穆明先生（科摩罗）：6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6年里都进行了辩论，大会也通过了6项关于要求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决议，但是，阿富汗人民的困境尚未得到解决，相反他们的人权条件却急剧恶化，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近期内能得到改善。

但苏联军队在1979年以侵占其邻国阿富汗的领土时，我们得到的回答是，这些部队是由当时的阿富汗总统阿明根据1978年的友好条约而要求进入该国的。在这些部队到达阿富汗数日，主要见证人阿明却被杀，因此，任何人都无法证实上述说法。

为什么当时要求部队进入该国呢？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保护阿富汗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因为该国受到了邻国的威胁”。6年以来我们一直等待听取威胁这些阿富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的名字。6年过去了，外部的侵略却出现了。目前我们所目睹的侵略行径是由12万苏联军队进行的。在侵占开始之时，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天真地相信，这些部队是去保护这个国家的。但是，令人感到愤慨的是，我们后来逐渐认识到，这些部队不但没有保卫和努力使曾经是一个和平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而犯下侵略的行径，对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及不幸国家的贫苦人民犯下了种种罪行，甚至用骗人的玩具使得儿童致残。

在1980年，即在侵占的初期，成百名阿富汗自由战士被侵略军杀害，现在不但成千名被杀，而且数百万人都被迫逃往他国。

科摩罗代表团认为这是帮助一国人民的极其离奇的方式。帮助他们相互残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当今世界的游戏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武器必须销售给贫穷的人使他们更为贫穷，而且对于那些想要统治他国的人来说，这场游戏的座右铭是“分而治之”。当时我们感到难以相信并且极为不安的是，一个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具有道德义务和责任的超级大国居然使用其武力破坏一个历史和地理已经使得他们一直是统一的民族。

为什么要破坏人们无法建设的東西呢？为什么当人们能够创造持久的博爱、友谊和谅解之时，却创造持久的敌意呢？为什么要将那些能够更好地用于为团结和促进一国人民之间的谅解而创造条件的经历用于创造仇恨呢？难道苏联认为它能够在与阿富汗人民所进行的非正义战争中取胜呢？这要付出什么代价呢？难道它愿意让一个一直是共处的民族仇恨到底吗？难道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没有给他们一个重大的教训吗？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最终总是要取得胜利的，阿富汗的情况也将会是一样的。如果苏联人的后代仍于阿富汗人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难道这不更好吗？

如果我们的盟国相信接交朋友的最佳办法是将一个民族的人杀掉一半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极为罕见的。

这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7次辩论，我国代表团与许多其他代表团都在过去6次辩论里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径，但是局势却进一步恶化。因此，科摩罗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改变一下方式，这样也许取得成果。

除了仅仅谴责之外，我们还应该呼吁苏联人民要主持公道。如果他们决定要将他们的部队在阿富汗长期驻扎下去，而且不打算让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的道路的话，那么，他们起码可以停止杀害阿富汗人民的话，并利用他们的占领军去说服阿富汗正在进行交战的兄弟们取得和解。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那么他们最终一定能够取胜。

苏联空军对村庄进行报复性的轰炸，杀害无辜的阿富汗人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应当立即停止。

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而且他们的伟大是巨有悠久历史的。伟大之中最伟大的道德是胸怀宽广，因此，现在应当为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表现出胸怀宽广来。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呢？很明显，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不利影响。它破坏了东西方关于的缓和及信任的建立。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就是人道主义问题。

由于1979年苏联的军事干涉使阿富汗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迫抛离家园，在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求避难。现在，伊朗有200万难民，姐妹国家巴基斯坦有300多万阿富汗难民。

巴基斯坦政府尽管自己的资源有限，每年花4亿美元来为住在巴基斯坦的这些难民提供食宿，这对于巴基斯坦人民为实现经济发展所作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我们感谢那些支持巴基斯坦的国家，敦促他们增加他们对阿富汗难民的人道主义的援助。

从我刚才所说的来看这点已经很清楚，在永久性解决阿富汗问题方面进展甚微。但是，我们不应当失去希望；我们应当鼓励有关各方达成一项明确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在寻求双方能够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高度赞扬的，而且大会应当鼓励并授权秘书长继续努力寻求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这项解决方案的基础应当是以下原则：第一，外国军队对立即撤出阿富汗；第二，尊重阿富汗人民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颠覆、强迫或压制的情况下，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第三，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第四，创造必要条件，使阿富汗难民能够安全、体面的自愿返回家园。

我们认为日内瓦谈话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有益于结束苏联的军事干涉，因为这是恢复阿富汗和平的先决条件。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是实现阿富汗和平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和平以及能使阿富汗人决定他们自己未来的民族谅解的程度是不能够通过军事方法来获得的。”（A/40/709号文件，第二段）

最后，在联合国庆祝四十周年之际，我国代表团热诚的希望能够找到一项永久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

塞格纳冯斯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会现在再次讨论关于阿富汗局势问题。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一个人从大部分代表团就这个议程项目所作的发言中得到的一些词句或想法。但是，在这个大合唱中出现了一些不合协

的音符。确实，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惯于渲染的人，那些受反革命感情趋势的人——认为大会应当继续审议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就能给他们一个机会挑出一个人来进行公开辱骂。其他人或是为帝国主义的棍棒政策所震慑，或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不受他们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居然使他们自己也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还有一些人，对这种毫无结果的辩论感到厌倦，因为这种讨论在过去几年中从来没能对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任何贡献，因此这些人希望我们能够结束这场辩论，因为这是对一个会员国的内部事务的令人不可容忍的干涉。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这点，即，这种作法每次都引起了争论和党派式的讨论。

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想为解决问题作出建设性的贡献，我们应当客观地研究造成这个问题的各种原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这类辩论中经常作的那样仅仅考虑它的后果而不寻求它的根源。

迄今为止，我国代表团的印象是我们一直在就天使的性别进行辩论。但是，从过去两天中的辩论以及载于 A/40/L. 1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来看，其中的许多想法值得评论一下。我国代表团将指出其中我们认为最关键的两点。首先，有些人假装为阿富汗人民争取权利，可以让阿富汗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受任何外来干涉、颠覆、强迫或压制。总的来说，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同意这个原则但是不同之处就在于如何看待阿富汗人民。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 70 年代阿富汗出现了一个漫长的革命进程，通过这场革命阿富汗的劳动人民站起来反对腐朽、陈旧的制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黑暗、暴政和压迫，反对大地主阶级、高利贷商人以及其它封建主义的因素对它们进行的剥削，使这个国家彻底摆脱欠发达的状态。这一进程的最高潮就是 1978 年 4 月的辉煌的胜利，从此之后建立了一个深得人心的民主政权，得到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支持。从那以后，在人民民主党及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劳动人民坚决地致力于建设国家的任务，以改善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民的生活条件。

制订了土地改革方案和灌溉方案来帮助无地农民，教育和公费医疗制度也扩展到国家的各个学校和医院，男女之间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的完全平等有了保障，消灭文盲的运动正在坚决地进行之中，政府还努力发展我国工业经济基础设施。

当然，在进行巨大的社会改革时，无疑会出现一些不满情绪或者反对者，特别是在那些失去他们的权利和特权的人更是如此。

因此，一方面，我们拥有6,000万阿富汗劳动人民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从事着建国和国防的工作，争取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另一方面，也有一小撮垂死挣扎的人，特别是封建和地主贵族、旧政权的首领以及反动宗教领导人，他们在邻国避难并且得到邻国的支持，他们怀念失去的特权，他们正力图通过恐怖和破坏活动来恢复旧的秩序。总之，一方面我们具有绝大多数的人为共同的福利和利益而辛勤工作，另一方面也有一小撮人为恢复他们的特权和自私自利而挣扎。

所以，根据这一现实，问题是谁最有资格代表阿富汗人民。为了给这一问题一个正确的答案，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利，保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阿富汗的不结盟地位这一切就提供了一个恰当和一致的答案，而对于阿富汗不结盟地位人们已经表达了极大的关注。的确，阿富汗革命人民的代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拥有《宪章》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在其朋友帮助下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个能力下，其主权和政治独立不是问题。同样，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是不结盟运动的正式成员，在不结盟运动内，阿富汗一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便保护该运动的实质，和不结盟国家的特点。

因此，决议草案A/40/L.11的含沙射影是有倾向性的，也许可以说是对该国的诽谤。

人们也许会听到有人呼吁通过政治解决办法来解决阿富汗的局势，或更准确地说，解决阿富汗周围的局势。

在各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各种思想中，这是最有趣的，也的确是问题的症结。原

则上讲，每一个国家都赞成政治解决，但是对此相信的程度却因代表团而异。有些是真正的渴望取得政治解决，而其他的却是说说而已，以便给国际公众舆论以印象。但是，当真正来到谈判桌时，他们却不在。他们关于解决中美洲、南部非洲、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时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总之，我们面前的关键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基础来谈判，以什么样的条件来谈判？

决议草案 A/40/L.11 的发起国提出了一系列倡议，其中大部分是非常消极的，原因就是他们缺乏现实主义，他们只是表面和单方面的来看待阿富汗周围的局势。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已经宣布关于遣返难民的措施，并且提出了同其邻国关系正常化的倡议。

关于难民返回的问题，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宣布根据大赦国际 1980 年 1 月 1 日所宣布的，由于各种原因暂时留在邻国的阿富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国家，他们的自由和豁免将完全得到尊重，他们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居住区和就业的地方，政府将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方便。因此，我们认为，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在原则上不会产生任何困难，只要是和平的返回。的确，阿富汗政府甚至呼吁巴基斯坦当局和邻国的当局促进这些人员的自由返回。因此，为了帮助这些人民，人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刚才提到当局应该真诚和积极地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呼吁作出积极的反应。

关于政治解决该局势的问题，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于 1980 年 5 月和 1981 年 8 月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建议为恢复和发展它们的互相关系举行谈判。

众所周知，阿富汗与其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的边界存在着紧张，其原因就是阿富汗反革命分子的敌对活动，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这些国家的难民。巴基斯坦对其安全表示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了解阿富汗担心其自己的安全。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倡议是具有建设性和现实的，它们反映了各方的合法利益。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消除互不信任，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进行对话。只有直接、坦率和真诚的对话才能够使各方达成互相了解，从而找到一个共同能够接受的解决局势的办法。

毫无疑问，在当前举行直接的会议有些方面还有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赞赏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所做的努力，他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外交部长之间进行分别接触，这一努力是极其有用的，应该不懈地进行努力。为了完成他的困难的任务秘书长将需要两方的合作和善意，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阿富汗政府所采取的积极态度和表示的善意。

我们认为秘书长的调停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这个目的是直接谈判。我们知道这个地区的人民非常喜欢和平。因此，那些被授权管理他们的人不应该使他们失望，或者引起他们的愤怒。

我国代表团已经就决议草案 A/40/L.11 的某些方面表达了我们的意见。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将向前些年那样投票反对这个决议草案。

麦克道尔先生（新西兰）：自从苏联军队越过边境进入苏联的小邻国阿富汗领土以来，将近6年已经过去了。在苏联进入阿富汗之前，阿富汗一直是一个主权的和真正的不结盟国家。苏联入侵者建立了他们喜欢的政府。这是一个大国向一个小的邻国输出武力的典型例子。

在这6年中，苏联没有作出撤军的时间表。的确它的占领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了。当阿富汗人民继续抵制占领，为他们的主权而战斗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加倍增长。数百万人不得不在邻国寻求避难。还有数百万人变得无家可归，或遭受伤亡。苏联对由于它对一个英勇和不愿意受统治的人民的统治所引起的人类痛苦无动于衷，新西兰继续对此感到震惊。

自从1979年的入侵以来，大会每年都明确要求结束外国占领。但是外国占领没有结束。随着时候的流逝，我们认为这种每年都进行的讨论似乎有变成某

种仪式性质的危险。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并且决不能够发生。对于厌倦战争的阿富汗人民来说，自决和不受外来干涉的自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为了他们，我们不能允许现状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向阿富汗人民表明我们没有忘记这一点。我们必须向苏联占领者表明，在他们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这个不幸民族6年之后，我们并不打算忘记阿富汗人民的苦难处境。

因为很明显的是，在漫长的6年之后，阿富汗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不让人们告诉他们哪种政府最适合于他们。他们要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要做到这一点，苏联军队必须撤出。新西兰政府已经利用一切机会向苏联政府重申，我们非常重视苏联军队的撤出，并把这一点当做结束阿富汗冲突的先决条件。今天我们再次敦促苏联立即撤出它的军队。

这个小国对它的强大的占领者所进行的英勇抵抗表明，阿富汗问题是不能通过军事办法解决的。通向和平的唯一道路只能是谈判。

因此，新西兰政府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秘书长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报告。我们对促进通过谈判进行解决的努力表示热烈地赞扬。我们也同情他的挫折感，因为关于谈判程序方面所出现的僵局阻止了外交进程，尤其是象他所说的，在双方都重新强调他们坚信政治解决是可能的时候。我们敦促双方表现出政治意志，克服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方面所出现的障碍，并且尽快这样做。

武装入侵只能增加所有人包括难民和他们的东道国的困难和痛苦。大量难民流入巴基斯坦和伊朗使得这些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武装占领削弱了这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它有损于国际信任。小国和已受打击的国家，以及把它们的生存依赖于联合国会员是否愿意遵守《宪章》的精神和文字以及各种规定的国家，对这一点特别关心。

这些规定不能在简单和更明确了。《宪章》第二条第四项中讲的十分明确。它呼吁所有会员国，我强调“所有”：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和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和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新西兰总理两个星期之前在这个讲坛上提到了这些原则，他说根据宪章小国有权获得最大可能的保护，以反对大国和更有实力的国家使用武力给予压力。 尊敬的戴维·朗伊先说来：

“中心问题是要制止各国使用武力，特别是大国使用武力反对小国……在这方面大会起着关键的作用。”

大会必须尽可能地施加压力。 决议草案谈到了通过谈判解决阿富汗不幸事件的要点，他强调：首先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对任何国家的主权输出武力；第二，各国人民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他们的自己的政府；第三，外国军队必须撤出阿富汗；第四，急迫需要和平解决。

大多数会员国通过这项决议草案将再一次表明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态度的份量。我们不能集体容忍苏联继续武装占领阿富汗，违反这个国家人民的意志。 阿富汗人民必须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支持这个决议草案的国家数目每年都有增加。苏联决不能忽视这个情况。 新西兰坚决支持这项决议。 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都这样做。

马克西先生（联合王国）：在我今天的发言中，我只集中精力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人道主义方面，另一个是政治方面。 我国代表团已经多次表明我们对苏联反对阿富汗人民战争的更广泛方面的看法，卢森堡常驻代表在他昨天的发言中也已经很好地讲到了这一点。 当然我愿意强调这个发言中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感谢，它们继续采取方法处理阿富汗的大量难民。

我首先谈谈人道主义问题。 今年5月20日，卡尔迈勒先生的傀儡政权对1985年经社理事会会议发表了一项声明。 它宣称：

“阿富汗没有发生任何违反人权的现象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调查和报道”。

鉴于这一点——正如这项声明所说——

“革命的措施保证了人民的生命、卫生、教育、工作、法律保护、参加公民事务权利的的权利”，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卡尔迈勒政权不热心于对这个极好的状况进行报道。的确人们可以进一步怀疑，为什么在这个声明中，这个政权宣布人权委员会和经社理事会所作的决定是非法的。人们肯定感到疑惑，为什么阿富汗拒绝允许由联合国指派的极其合格和著名的专家入境。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埃尔马克拉先生向大会作的临时报告很快就会分发，并将在第三委员会内进行详细审议。但是，如果大会要对阿富汗人民作得公正的话，我们同样必须在这次全体会议辩论中注意出自埃尔马克拉先生今年早些时候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中所提供的法律解释的令人震惊的局面，在许多其他报告中也提供了这一点。

在其2月19日的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回顾了1979年以前阿富汗民权和政治权利发展情况。他并不掩饰在苏联入侵前就有违反人权的现象，也没有掩饰阿富汗的生活当时也是很艰苦的。但自从苏联入侵以来对阿富汗人民人权的破坏和给阿富汗人民带来的极度痛苦是全然不同的，这种情况至到今天还在继续。不管是从广度上，还是从实质上来讲，它们只能被描述为是令人震惊的。我谨想要指出该报告中的几点。

该报告中的第78段到83段描述了有选择的镇压对立势力，破坏法制管理和秘密警察在“独立的人权局势”中的主要作用。特别报告员得到情报表明，哈德——秘密警察——组织并负责有系统地逮捕和审讯被怀疑是反对该政权的人，包括施加酷刑。（E/CN.4/1985/21,第83段）

报告中的第85段描述了前政府成员是如何被投入监狱和被处决的，描述了1980年在学生示威游行中一些手无寸铁的学校女孩子是如何被枪击的，并且阐述了据

导有5万多个政治犯是怎么回事。

第86段举出了八种酷刑，并提供了证据。具体详情我是不能在这个论坛上重复的。这种低级、侮辱性、残酷、非人道的作法在我们世界中是没有地位的。该报告对向平民轰炸与屠杀作了广泛详细的报导。这能否使该政权感到羞耻吗？我想援引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阿兹米将军今年2月18日播放的在采访中所说的话。阿兹米将军自豪地声称已将盘石尔谷地区的反革命分子“炸成肉酱”和将他们从地球上消除了，并在该国南部和东南地区发动了类似规模的行动。

该报告的第118段提供了使用毒气的证据。

该报告D部分描述了农业的瘫痪、村庄和农田的破坏、摧毁坎大哈省的灌溉系统、饥荒的威胁和严重的儿童营养不良现象。

该报告中所描述的最为恶劣作法之一是使用饵雷玩具的技巧，这种玩具表面上是无害的钢笔或小型动物，而只要稍微一碰击就会爆炸。特别报告员谈到了儿童由于玩耍这种玩具或踏上地雷而丧失手脚的证据。

我是有选择地引证的，但我没有引证最为恶劣的。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仔细阅读一下埃尔马克拉先生对该委员会的报告。他向大会提出的临时报告毫无疑问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那些对阿富汗局势负责的人应该感到十分可耻。苏联是没有任何理由同那个国家人民进行战争的。更没有任何理由以任何方式采有系统地和公然地违反日内瓦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我们必须要求立即停止这种作法。这也同样强调了非常有必要通过将苏联部队撤出来解决问题，下面我就谈这个问题。

经过在日内瓦进行了五轮的会谈，秘书长及其私人代表以卓越的才干主持的间接谈判，并得到我国政府和我们同伴支持的间接谈判现在陷入僵局。陷入僵局的原因在秘书长107日的报告中讲得很明白。谈判者们实际上已经完成制订三个

文件草案，就是关于相互关系原则、关于难民自愿返回安排的文件和关于国际保证的宣言。

正如报告所说，现在所需要的就是：

“一个规定上述文件和解决外国军队根据阿富汗和苏联之间达成协议撤出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文件。”（A/40/709，第九段）

为什么缺少这个呢？苏联政府想要让我们相信，苏联不愿意撤出其军队是因为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同苏联在喀布尔的代理代表进行直接会谈。例如，让我来援引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贾丕才在10月10日采访中所说的话。他说：

“只有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直接讨论问题的时候阿富汗一方和我们才可能坐下来决定撤出问题。这是毫无问题的。如果今天就有一个协议，几个星期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撤出……但我们不会为我们部队撤出阿富汗制订出一个时间限制。这是我和阿富汗之间双方事情。”

如果说苏联继续在阿富汗保持其12万部队仅仅是因为巴基斯坦代表不愿同卡莫先生或得斯特先生对面相坐难道不是有些不利于我们的信誉吗？如果苏联真的愿意撤出其部队、纠正其1979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避免其自己人民没有必要的进一步丧失生命和允许阿富汗人民回到家园的话，难道它会真的愿意让这一点来阻碍这一进程的实现吗？

通过现存的谈判方式，已经在三个文件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什么不在第四个文件上也达成一致意见呢？有什么通过信任的和娴熟的第三者而不能实现却通过直接办法能够实现呢？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苏联都认为苏联部队撤出问题是不会同巴基斯坦进行讨论的，而是一个“我们同阿富汗之间的双边问题”。那为什么又要玩弄这种直接会谈的花招呢？难道这不显然是为了一方面企图确保对假政权的承认，而又另一方面为此而赢得时间吗？

巴基斯坦政府所表现出的几乎是无限制的耐心和灵活性已经使得协议的四分之三完成了。而苏联却还没有表现出任何愿意补充剩下的四分之一部分的意愿和迹象。一个解决办法所需要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苏联承诺在一个可靠可信的时间范围内撤出其部队。在作出这种决定之前，任何企图将谈判引入程序问题或制订模式的努力都只能被看作抹煞真正的问题。

正如秘书长所说，我们是在谈一个政治意愿问题。联合国同本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国一道敦促苏联通过表现出这种政治意愿和通过同意撤出其非法占领部队取得各类谈判获得成功结果，以恢复阿富汗的不结盟和独立地位。

劳滕施拉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其声明中，卢森堡代表已经阐明了欧洲共同体十个成员国对阿富汗局势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影响的立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完全支持这一声明。

自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开始以来，六年时间已经过去了，阿富汗人民不屈不挠地抵抗外国军队的占领。他们的抵抗不仅没有失败，而且，苏联占领当局正在增长的持久和加剧其活动反而增加了阿富汗人民的抵抗。阿富汗人民正在对入侵和压迫进行战斗，尽管武装斗争的后果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忍受的。成千上万的人或者已经牺牲，或者成为残废。几百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

在阿富汗，人权正在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践踏，这可以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份特别报告中看出。

鉴于这一人类痛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再次要求苏联撤出其军队，恢复阿富汗的独立，使阿富汗难民能够尊严地返回自己的国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谴责对阿富汗主权的侵犯，对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的侵犯以及在阿富汗破坏禁止使用武力协议的行为。这些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信条，构成了各国人民和平合作的先决条件，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些原则在阿富汗被践踏和无视这一事实是不能接受的。不仅如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要求苏联军队撤出的呼吁也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

苏联在阿富汗执行的使用武力的政策如何能够同其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上口头谴责使用武力的政策相一致，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都提出了这一问题。只要苏联继续对联合国的一个主权成员国执行使用武力的政策，我们就无法认为苏联所有关于签订宣布放弃使用武力的协议——不论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协议——的倡议是真心实意的政治建议。

只有以政治手段才能解决这场冲突，也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这场冲突。

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支持秘书长发起的外交进程。秘书长在其1985年10月7日的报告中指出在谈判过程中缺乏进展，这使我们感到遗憾。然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坚定地认为，在日内瓦会谈中将取得进展，特别是关于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时间表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不干涉阿富汗的内政。我国坚决反对近几个月来有人在这方面捏造的说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深深同情阿富汗人民。因此，我们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现在照料着目前居住在巴基斯坦的近300万阿富汗难民，在阿富汗的战争中首当其冲。在这方面，我国要再次感谢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为了这些难民而作出的人道主义救济努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通过有巴基斯坦和其他不结盟国家共同提出的决议草案A/40/L.11，以此来表明自己对阿富汗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

阿马尔先生（文莱达鲁萨兰）：今天，大会连续第六年再次审议阿富汗的局势。1979年12月，一个超级大国入侵了阿富汗这个弱小的不结盟的穆斯林邻国。尽管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在大会支持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恢复阿富汗的独立，但占领时至今日依然继续。

副主席莫斯雷先生（巴巴多斯）主持会议。

外国军队对阿富汗的侵略和占领是最赤裸裸和最令人厌恶的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与国际法的例证之一。 这些构成了联合国基本信条的原则指出，各国在自己的国际关系中应避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各国应当尊重不干涉和干预他国内政的原则；所有国家应当维护各国尊重他国主权和各国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义务。

文莱达鲁萨兰是一个小国，我们对自己的独立与主权感到自豪，我们认为联合国是我们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希望的支柱。 我们认为，联合国是捍卫我们的独立与主权的唯一的国际机构。 我们是一个小国，无法以武力反抗侵略。 我们的防御和我们的武器一直是相互尊重各自在我们安全的边境内和平相处的权利的原则。 我们认为，世界上的大国负有特殊的责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克制态度采取行动。 象我们这样的小国希望联合国保护和加强我们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那种关于外国军队进入阿富汗是应阿富汗政府的邀请的说法是有争议的。 众所周知，阿富汗人民对自己的独立感到自豪，从不需要外国军队来保护他们的独立。 圣战者自由战士愿意和决心在他们反对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的斗争中面对极其不利的情况，使自己的国家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充分地表明任何外国的占领都是不受欢迎的。 这也清楚地表明了阿富汗人民拒绝接受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傀儡政权。 同样明显的是，对阿富汗继续实行的军事占领的任务是要扶植一个已经遭到英勇的阿富汗人民唾弃的傀儡政权。

我们代表团认为,用军事手段不可能找到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占领军应当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错了。这种错误不能也不应当继续下去。应当认真地考虑政治解决,因为继续依赖这一问题的军事解决方法只能造成更多的痛苦和更严重的区域和国际形势。政治解决阿富汗局势的基础应当是自决原则和尊重阿富汗的领土完整。每个国家都必须认识到别国和别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未来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只有全面接受和贯彻不干涉的基本原则,我们才能使阿富汗的局势更接近解决。阿富汗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必须恢复和得到保证。

入侵阿富汗的一个悲剧性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大批难民出逃。数百万阿富汗人已经成了动乱的受害者。他们逃离自己的家园,在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求和平、庇护和粮食。这给邻国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这种令人遗憾的局势应当迅速解决,以使阿富汗难民能够返回家园,并得到保证他们将能够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

尽早地通过能够确保阿富汗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政治解决方法仍然是必须通过谈判达到的首要目标。我们代表团与别的国家一起支持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科多维兹先生,他们为了根据大会的有关决议寻求一项全面的解决方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国是A/40/L.11号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这一决议草案已经得到了占压倒多数的会员国的支持。我们敦促在过去不支持类似决议的国家今年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

奥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多年来,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在阿富汗周围制造紧张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现在设法用政治和外交压力来取代他们对阿富汗事务的军事干预。这就是他们每年强加给联合国的对所谓的阿富汗局势问题的讨论的目的。这些企图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毫不相干,只是为了恶化阿富汗周围的局势,把联合国的注意力从真正紧迫的国际问题展开。正如阿富汗

代表已经指出的那样，阿富汗政府认为对“阿富汗的局势”项目进行的讨论是干涉了阿富汗的内政，是不允许的，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讨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完全支持这一正义要求。

阿富汗外长多斯特先生和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扎里夫先生在本届会议上的发言令人信服的表明，4月革命在阿富汗人民的生活中打开了通向新的舞台的大门，创造了有利于阿富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条件，提高了人民的文化和物质水平。广大劳动人民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政策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政策，他们积极地参加建设新生活。迄今为此，他们已经在这一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阿富汗，去年达到了革命前生产水平，这不仅在经济上被认为是重要的，而且在政治领域里也是如此，土地和水源民主改革在阿富汗继续进行，越来越多的农民参加这一运动。一千一百万农民已经免除了欠封建地主和高利贷债主的债。在国民经济中国营部门的比重正在增加，各种形式的集体互助经济机构和合作社正在建立。

由于在阿富汗采取了这些措施，工人的生活水平正在上升。我们只需要指出，自从革命以来，工人的工资已经增加了三分之一。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扫除文盲运动，保健和教育系统正在扩大。

革命权力的基础正在得到加强，其表现如下：由阿富汗人民选举的两千名代表参加的阿富汗人民共和国最高议会4月份举行了会议；边区部落最高议会于9月份举行了会议；地方议会也进行了第一批民主选举。

但是，共和国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帝国主义和内外反动派没有对阿富汗进行不宣而战的话。目前的讨论表明，这种势力虚伪的装扮成阿富汗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捍卫和支持者。然而，正是他们的武装干涉——他们把雇佣军派去制造恐怖和进行谋杀——构成了对阿富汗革命和阿富汗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真正威胁。这才是恶化阿富汗局势的真正原因，而阿富汗因此才采取合法的自卫手段。

我们在辩论中已经听到，对阿富汗进行的不宣而战中美利坚合众国起了主要作用，自从七十年代末以来，美国在东南亚、波斯湾和印度洋执行了战略扩张的计划。为此目的，华盛顿不顾一切手段，拨出数百万美元用于组织和训练反革命匪帮，用最现代化的尖端武器武装他们。用这笔钱已经在巴基斯坦建立了一个营地和基地网，这些营地和基地变成了对阿富汗进行的不宣而战的主要中心。巴基斯坦已经成了这场战争的真正参加者。

对阿富汗内政的武装干涉得到了意识形态破坏的补充，目的是维持对阿富汗和国际公众舆论的心里攻击。今年，美国国会决定建立一个颠覆性的电台，“自由阿富汗电台”，并进一步拨款散布更多的谣言和诽谤。例如，在1986财政年度，已经拨了50多万美元用于颠覆性宣传和意识形态煽动。华盛顿已经为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和世界反动派拨了150万美元。

今年联合国为此目的拨款三亿美元，明年计划增加到六亿美元。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也拨款上亿美元维持对阿富汗的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这些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与贫困，使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然而，正如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所指出：

“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瓦解我国经济，阻挠进步的企图必定失败。我们的敌人只能干成一件事——将他们反人民的面目彻底暴露。”

在回答那场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不宣而战战争时，这位阿富汗领袖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所当然地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我们祖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但是这决不是对任何邻国的威胁。我们并不想对这一地区的任何国家取得军事优势。我们所要的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和平、进步和自由的权利。我们的目标是和平，和在我们地区内与各国睦邻相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阿富汗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的实质。

阿富汗方面具有充分的建设性立场和诚意，阿富汗的外交政策方案正在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同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实行关系正常化。

阿富汗政府一再声明强调，要实现这种解决的主要目标，外部势力对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和其他形式的干预必须彻底停止，并保证不再重犯。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一切希望消除阿富汗四周紧张局势的国家一样，充分支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建设性、现实的解决方案。

从A/40/709号文件中的秘书长报告中可以看到，通过秘书长私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在双方间调解努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间的谈判今年继续进行，并取得了某些进展。

应该指出，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索非亚会议对这些争取政治解决的努力表示支持。

阿富汗认为，与巴基斯坦进行直接谈判将是实现问题解决的最好途径。这一立场是相当合理的。我们希望阿富汗的谈判伙伴应最终表现出政治意愿，采取必要步骤，争取政治解决。

符合阿富汗人民利益的社会、经济进步与变化打破了阿富汗人民的敌人是历史倒退的幻想。这一进程是无法逆转的。阿富汗人民有可靠的朋友。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在重建阿富汗经济的过程中提供了主要的援助。由于这些援助，阿富汗已完成95个经济项目。同其他兄弟共和国人民一样，乌克兰人民为向阿富汗提供全面的国际援助作出贡献而感到自豪。

在这一讲坛上，有人对一支有限的苏联部队在阿富汗的存在编造谎言。这里我愿指出，我国人民清楚地了解阿富汗人民所经历的困难，及阿富汗革命从一开始就遇到的阻碍——国际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穷凶极恶的反对，他们在阿富汗境外谋划和协调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

我已经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一场真正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严重地威胁着阿富汗人民的进步成就以及阿富汗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响应阿富汗政府的多次请求，向阿富汗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阿富汗人民与苏联人民有着长期的友谊纽带。只要外国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继续存在，阿富汗就不会孤立地进行斗争，这是理所当然的。

任何企图以武力使阿富汗人民屈服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企图使关于所谓阿富汗局势的联合国决议草率地通过的政策也是同样徒劳的。这种政策脱离现实，缺乏远见，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是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公然干涉。为此，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将同过去一样投票反对决议草案。

额尔德内楚尼先生(蒙古):联合国大会再次被迫讨论所谓的阿富汗局势问题，同几天前讨论所谓柬埔寨局势问题是一样，有人再次企图把联合国拉入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侵略计划，使联合国成为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工具。同以往一样，在联大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只不过是企图毒化国际气氛，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国际生活中真正紧迫的问题上引开。因此，蒙古代表团再次表示强烈反对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在联合国内外发起的这场反对阿富汗的谎言和诬蔑的运动是掩盖反对阿富汗的不宣而战战争的一层烟。他们每年为那场战争花费巨大资金，在设立与阿富汗领土上的营地内武装和训练反革命部队，购买各种武器装备，包括火箭、无后座力步枪和机枪。

今年早期，美国一国就向阿富汗革命者理事会赠款2.8亿美元。最近，美国参议院为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额外拨款2.5亿美元。正如1985年1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央情报局(CIA)对阿富汗叛乱者的秘密援助已成为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的最大活动。

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集团对阿富汗发动的战争，阿富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痛苦，此外，经济上遭受的损失高达350亿阿富汗尼。2000多所学校、130家医院、500座清真寺、900家合作社以及14000公里的电报线遭受破坏。这使阿富汗代表扎里夫大使在昨天的大会上指出的。

因此，目前西南亚的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并不是阿富汗的局势，而是持续不断的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帝国主义不甘心接受新的现实，即已经作出自己的历史选择的阿富汗人民走上了社会和经济进步道路的这一事实。

必须指出，帝国主义利用阿富汗的紧张局势有着更广泛的目的，也就是为自己在波斯湾、中东和印度洋的重要的战略地区加强军事存在进行辩护。

蒙古代表团认为，全面政治解决阿富汗局势问题，首先必须停止武装进攻，也必须停止对反革命匪徒的支持。同时还必须保证今后不再干涉阿富汗的内政。在这一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完全支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旨在同邻国关系正常化并且全面解决阿富汗局势的建设性建议。我指的是1980年5月14日和1981年8月24日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建议。

我们极为注意并且满怀希望注意了秘书长及其私人代表为促进寻求政治解决所作出的努力。秘书长向大会本届会议提交了报告清楚地表明，有关各方在谈判期间就政治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协定。我国代表团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够扫除程序方面的障碍，并且开始在有关各方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认为在这个程序问题以及正在讨论的实质性问题方面，最重要的是政治意愿。我还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展要求有关各方表现出政治意愿。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已经表现出这种政治意愿和灵活的态度。

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有着最友好关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欢迎阿富汗人民几个世纪来在克服落后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基础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我们对热爱自由的阿富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决

定了我们对根据议程项目 28 所提交的载于第 A/40/L.1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的态度。在这一基础上，蒙古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这项决议草案，因为该决议草案企图干涉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而且只会阻碍目前在秘书长的代表的参加下公正解决西南亚局势而进行的谈判。

瓦秀丁先生（孟加拉国）：大会已经连续七届会议审议题为“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议程项目。在前几届的会议上，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局势深表关切，并且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有关全面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决议。我们同以往一样参加了目前的辩论，发出我们的呼声同国际社会一道对阿富汗目前的局势表示我们的关切，同时重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和原则的立场。我们也认为，本届会议应该估价秘书长为争取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出的努力。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载于第 A/40/709 号文件的秘书长的最近的报告，该报告包括了秘书长目前所作出的努力的成果。我们极为赞赏秘书长所作出的持续的努力。我们也赞赏秘书长私人代表、迭戈·科尔多维斯副秘书长为促进直接有关各方之间的对话进程所发挥的宝贵的作用。

孟加拉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坚定和有原则性的。这种立场是基于我们奉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并且致力于各国主权平等、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和不干涉及他国内政、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各项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也是不结盟运动的要旨。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我们重申我们坚信，所有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使公正和持久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也同样相信，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得以恢复。尽管大会在前几届会议上通过了全面的决议，但是阿富汗人民由于自己的国家继续被外国军队占领而仍然被剥夺自己的这种基本权利，这是我们大家深为关切的一个问题。

阿富汗问题的非人道主义方面也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在过去六年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口被赶出他们的国家，到毗邻的巴基斯坦和伊朗寻求庇护。仅在巴基斯坦一国就有三百多万阿富汗难民，而据报道，在伊朗的难民几乎有两百万。这样严重的难民问题确实引起了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关注。在这一方面，我们要求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署作出努力，迎接这一严重的挑战。很明显，应当创造必要的条件，使阿富汗难民能够在安全与尊严中自然地回归他们的家园。目前阿富汗的局势很难促使这些难民自愿地回归他们的家园。只要外国军队在阿富汗呆一天，任何收获和保证都不能说服他们回归他们的国家。因而，阿富汗难民回国是直接取决于全部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这个问题的。此外，这些大量的阿富汗难民逃亡到邻国，进一步恶化了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在一年中，侵犯阿富汗领空和领土的事态严重升级，这再一次表明有必要立即采取具体的行动，实现全面的解决办法。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这些有关各方越来越认识到“一个议定的解决办法是实现阿富汗和平唯一的方法”（A/40/709第二段）。秘书长在报告的第九段中指出，在目前的一年中，在日内瓦举行了两轮直接会谈，而这些直接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在四项文件基础之上制定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这些文件是，(a)一项关于不干涉和不侵略的双边协议；(b)一项或多项关于国际保证的宣言；(c)一项关于难民自愿回国的双边协议；以及(d)一份制定各种因素相互关系以及外国军队撤出的文件。我们从他的报告中满意地注意到，在制定头三项文件中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一方坚持要改变目前的准直接会谈形式，采取直接会谈形式，至今没有能够就关键的第四项文件取得任何进展。我们认为，第四项文件应当得到讨论，并且在准直接会谈中根据制定了头三项文件的同样基础得到制定。在现阶段提出直接会谈的问题无疑将阻碍目前的谈判进程。我在此赞同秘书长在他报告的最后一段中所发表的最重要意见，他强调有关各方有必要行使更大的“政治意愿”，以保持正在进行的对话的动力。我们希望，在议

定下个月举行的下一轮准直接会谈中，将作出决定性的努力，打破目前的僵局。

面对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我国代表团强烈地认为，目前外交行动的动力应当促进早日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达成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办法。本着这种精神，孟加拉国正如过去一样，共同发起了载于 A/40/L.11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它包括了阿富汗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的所有因素。我们真诚地希望，体现于这个决议草案中的原则立场将再一次得到大会强烈与热情的支持。目前这届大会确实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而我们将采取坚定与果断的行动，实现阿富汗问题公正与全面的解决。

阿兹拉伊先生（马来西亚）：在这次辩论上已经说了许多话。然而我还是要利用一点时间，首先谈谈一个数据，或许比任何其它数据更多一些，一个粗略的表明了情况的数据，即每三个阿富汗人中就有一个今天是难民。我了解，有人说这一数据是夸张了的数据，但是那怕四分之一这样的比例对于任何人，我想也包括喀布尔当局来说都是不能感到宽慰的。任何处于这样境地的政权，就象喀布尔政权一样，必然会得出结论，有一些问题确是非常严重。不过假如这一数据还不足以说服人，那就请看看下列的事实：首先，除了难民的逃亡之外，还有一百多万国内难民或流离失所的人在阿富汗境内；第二，在阿富汗境内日益激烈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六年，我提醒大会，这一段时间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长久；第三，根据一些估计，差不多有一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

这些数据一定会令人目瞪口呆。无论人们多么喜欢对复杂的国际生活寻求一个思想意识的解释，仍然不可能象我刚刚提出的事实描述为“反革命分子”或“帝国主义分子”的行为，无论人们认为他们多么狡猾或有多少资金。只有认识到，反对今日在阿富汗发生的问题——反对苏联军事入侵，占领他们的国土，并扶植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是完全根深蒂固的这一点才能解释这些事实。任何其它的解释都不适用与这些事实。这种反对是广泛的，是全国性的，包括远离邻国疆界，就在喀布尔大门口的那些地区。

它已经表明是勇敢和坚决的，并且正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越打越有经验：确切地说，他们正在与拥有大量武力的15万苏联军队交战，这些苏联军队不得不诉诸武力，他们对城镇和村庄狂轰烂炸，使得平民百姓遭到严重的伤亡，破坏他们的耕地、作物、牲畜，在村庄的道路上埋设地雷等等。而且，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士兵从喀布尔政权的部队中叛逃，结果，目前的阿富汗部队只占原来人数的三分之一。

如果正如有人在大会辩论中曾提到过的那样，即一切存在“一些被剥夺特权的分子”或者“受外部支持”分子反对阿富汗现政权的话，那么上述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阿富汗自由战士出于阿富汗民族主义的立场，以及阿富汗人民从未在保卫其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主权方面寻求外来援助的尊严，他们才如此坚持不懈，坚韧不拔。这种民族主义和尊严是不能够通过武力加以征服。他们也不是任何思想意识的理论所能够解释的。如果阿富汗人民的血不再白流，他们的财产不再被任意破坏，那么喀布尔当局就必须明确这一点，而且应该是越早明白越好。

我所说的这一切是马来西亚对该问题立场的出发点。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对外国侵略和占领所进行的真正的民族抵抗运动，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要相应地发表看法，并采取行动。我们并不是要开始一场争论，或者是要进行反对苏联的运动，我可以申明，这不是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的确认为，目前的辩论是必要和重要的，对此我将列举下述理由。

首先，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一切牵涉到联合国必须支持的关于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自决的基本原则的问题。这些原则不能够只是有选择性的加以履行，或者被肆意地歪曲，我们认为，苏联侵占阿富汗，并剥夺该国人民选择自己政府和生活方式的权利的问题是极为明确的，而且也必须受到谴责。违反这些原则的行径威胁着独立国家之间所建立的制度的基础，我们所有国家，尤其是小国的安全都有赖于这一制度。如果对这种破坏行径保持缄默，如果借口该问题的复杂性，或者以促进忍耐宽容的名义而回避对该问题发表意见的责任，这将带来更大的危险。

第二，目前正在进行的辩论向阿富汗自由战士表明，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困

境，也没有忘记我们对于他们事业的承诺。

第三，同样，目前的辩论也明确地向苏联表明，在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6年之后，我们仍然决心要看到阿富汗极其勇敢的人民能够重新享受和平和正义，这一点是极其明确的。正如巴基斯坦外长昨天所明确表明的那样，我们都承认苏联在阿富汗的合法安全利益，这一点也有必要在此重申。

第四，目前的辩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阿富汗的和平和民族和解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支持，这将促进和保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对于争取一项对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所作出的努力。

第五，我们希望并认为，这次辩论将能够促进已经表示出最大诚意的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继续为了能够取得一项持久与和平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

从许多方面来看，1979年圣诞节前夕在喀布尔所发生的事件是最近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从那时以来，我们大家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我认为苏联同样也付出了代价，当然，阿富汗人民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他们被迫要遭受无法容忍的痛苦，他们古老的家园遭到了破坏。巴基斯坦的边界也多次遭到侵犯，西南亚的和平与合作的环境也遭到了破坏，争取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前景也出现了阴影。

在国际上，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使得我们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和不安全感。因为我们认为，一个根据《宪章》的原则对维护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超级大国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竟然无视这些原则。此外，在阿富汗所出现的冒险行径也严重破坏了缓和，并使得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为此我们大家都感到极为关切。

对于苏联来说，它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它不但在这次毫无结果的冒险行径中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世界上，而且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的立场和威望遭到了严重的损害。苏联理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而得到尊重，而不应该作为一个盛气凌人的恶棍而遭人怨恨。所以，我们大家在尽早取得和平和持久

的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方法中都有着切身的利益。

根据目前的局势来看，我认为我们还能抱有一些希望，这首先应该要归功于自由战士，所以我们必须继续鼓励他们，象联合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些辩论也起到促进作用，所以我们也必须进行下去。联合国秘书长今年所作的报告（A/40/709）详细列举了他的特别代表卡尔多维兹先生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秘书长认为，他已经

“多次得到保证，这些努力将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A/40/709，第2段）

让我们大家继续给予他这种保证。他也指出：

“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也已多次重申它们支持通过谈判取得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并继续进行它们的努力。”（第14段）

让我们大家对它们表示赞扬并鼓励它们继续朝着这条道路迈进。

但是，目前正在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指导下进行的友好对话还有一点要明确。这些微妙的谈判就四个相互关联的文件中的三个成功地达成了协议。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提请我们注意就这组文件中的第四份文件所进行的谈判，就是关于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这个至关重要问题的阻碍——即，即喀布尔政权坚持要改变这些谈判的形式。马来西亚完全同意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必要来改变谈判的形式，因为不是通过非常微妙的形式达成的，而且至今为止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如果要使我们继续相信喀布尔政权对和平解决问题确有诚意，那么在12月底举行的下一届对话中这个程序上的障碍应当被彻底消除。

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最使我们感到关切的是阿富汗民族的男女老少的困难处境。尽管自己资源有限，马来西亚保证尽一切努力提供援助。在此，我国代表团要和其他人一样钦佩、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各个捐助国以及许多其他人道主义的组织，他们为减轻阿富汗人民的痛苦和悲惨处境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首先，马来西亚向巴基斯坦政府、伊朗政府表示敬意，他们作为东道国接受了人类历史上为数最多的难民。巴基斯坦政府报告说为了给阿富汗难民提供食宿所花的费用占4亿美元年度经费的55%。这些以及其他难以用数字表示的费用表明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所带来的巨大负担，象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所作出的牺牲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感激。

大会目前正在考虑载于A/40/L.11文件中的决议草案，马来西亚感到十分骄傲，它和其他45个成员国是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目前这项决议草案就其所有的实际目的来讲和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39/13号决议是一样的，这项决议是在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在此，我没有必要重复和平解决阿富汗冲突的各项原则，因为所有在座的人对此都已经非常熟悉。该决议不能容忍苏联在阿富汗的行为；但同时，该决议也没有以谴责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语言的调子来讲，它并不是反苏联的。实际上，它提出的是《宪章》的各项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是所有成员国都保证要遵守的。马来西亚认为这项决议将有助于阿富汗冲突的长期解决，因此，我们敦促各会员国支持这一决议草案，从而向苏联和喀布尔政权传达一个信息，表明我们沉着镇定，但决不放弃为在阿富汗实现和平和正义所进行的努力。

诺沃里塔先生（波兰）：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阿富汗代表默罕默德·扎里夫大使昨天所表达的观点，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本来就不应当出现在大会的议程项目上，理由如下：首先，因为它违背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意愿；第二，因为这显然是对联合国的会员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而这是为《联合国宪章》本身所明确禁止的；第三，因为这种作法不会有助于改善阿富汗的形势，正如过去的讨论已经证明了的那样。相反，只能人为地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形势进一步恶化，破坏该地区及该地区外的和平与安全，从而危及全球的和平与安全。

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情况。当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再也不能忍受一个腐败、反动和封建君主制的制度的压迫、暴政、剥削和不公正的时候，就必然发生反封建

主义的革命。这场革命得到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因此必将胜利。这些基本的、十分必要的革命性的转变只有代表着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理想的政府来进行的。这些变革正逐渐变为一种期待已久的现实。

但是，这种现实决不是反革命的势力所盼望的。因此，为了不使另一场革命战稳脚跟，这些反动势力开始对这个革命的国家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在邻国领土上建立了无数军营，训练反革命的组织，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国家内进行颠覆性的活动，进行各种罪恶的秘密活动。同时，还对这场革命发动了心理战，对阿富汗的现实情况进行歪曲。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变革却只字不提。

世界上不同的地方许多反革命的活动都有这种情况，自从1978年4月革命开始以来阿富汗的反革命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如果阿富汗的这种形势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很难预见到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任何积极的成果。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政治解决方法，因此，令人深为遗憾的是，不仅不支持实现这样一个政治解决方案现有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却在这里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源进行这场必定一无所获的讨论。波兰赞扬秘书长为实现政治解决方案所进行的努力。我们希望去年在日内瓦开始的友好对话将能够导致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我们深信，在最有直接利益的双方之间进行直接对话——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于迅速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将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多次提议进行这样的对话。

因此，如果我们是认真的，真心愿意寻求一项政治解决方案来解决阿富汗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明确地支持秘书长先生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而不进行政治上的花言巧语，因为这只能破坏这种努力。我们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如果能够获得通过，将使我们恰恰走向相反的方向，就和过去所通过的此类决议的情况一样。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载于A/40/L.11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

最后，我要引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卡尔迈勒总统今年五月份访问波兰时的发言：

“我们支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通过对话和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途径，和平地解决与邻国的一切外部问题的活动”。

吐克门先生（土耳其）：自从1978年以来，我们第七次共同发起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决议草案。我们这样做是我们相信，大会关于阿富汗所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公正的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阿富汗的危机和恢复该国的和平的强烈愿望。

尽管人们一再呼吁结束阿富汗令人不能接受的局势，外国继续使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统治该国，阿富汗局势仍然是令人不安的根源，也是国际关系当中不稳定的因素。认识到这一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现在应该重申我们呼吁极大地鼓励公正和永久地解决阿富汗这一严重局势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我们希望在此重申我们坚决反对强加给阿富汗人民的改革，阿富汗民族与我们具有传统的友谊。六年来，该国为了自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抵抗统治，抵抗使用武力、反对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我们具有道德义务支持阿富汗人民。我们尊重和钦佩阿富汗人民的决心，自由地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确保外国部队从阿富汗撤军，确保阿富汗难民自愿地返回他们的国家。无视阿富汗人民的意愿是不可能实现和平的——这意愿就是要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而生存，成为其自己命运和领土的主人。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阿富汗局势的基本立场。

阿富汗的事态发展迫使巴基斯坦承担国际问题的负担，而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巴基斯坦的自己行动造成的。巴基斯坦表明了极大的人道主义和慷慨，接受和照顾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难民，这些难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国家是由于过去六年来的军事活动造成的。巴基斯坦在面临侵犯其领空和领土的情况下表现了令人赞赏的克制态度。在1985年发生了二百多起侵犯活动，使巴基斯坦平民生命和财产损失，这是特别令人忧虑的。巴基斯坦为了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贡

献，为此巴基斯坦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坚决支持和毫无保留的赞赏。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一贯密切注视阿富汗的实际局势和日内瓦的谈判进程，以及通过其他途径的接触，这一接触对于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地面的实际局势并没有变化，军事武力仍然被继续在大规模的范围内使用，而且不加区别地杀戮阿富汗男女和儿童。这更增加了阿富汗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损失以及该国所遭到的破坏。由于空袭而造成的生命伤亡、致残和受伤的人数以及整个村庄被破坏的数目已经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犯下了这一切罪行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整个民族的抵抗，而该民族已经表明为了获得其自由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使用武力没有在阿富汗的任何地区达到其目的。这只能使抵抗的意志更加坚决。该国的大部分地区处在阿富汗人民和抵抗力量的有效控制之下。阿富汗的抵抗代表了阿富汗人民的尊严。不可能把这些令人钦佩地表明他们热爱他们祖国的人民叫做土匪或反革命。阿富汗的抵抗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

关于日内瓦的谈判进程，我们已经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秘书长作出努力促进政治解决，这一切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在这里，我们要赞扬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我们要赞赏他们的持久和献身的努力。

从载于文件A/40/709秘书长关于阿富汗的局势的报告我们知道去年接近对话的谈判已经证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有成果的。首先，就政治解决的形式形成了全面的谅解。这使秘书长能够向各方提出四个文件，包括关于不干涉和不干预的双边协议，国际保证的宣言，关于阿富汗难民自愿返回的双边协定，规定这些文件和解决外国部队从阿富汗撤军的文件。这使各方能够完成起草两个双边协定草案以及国际保障宣言，这已经向苏联和美国转达并得到他们的审议，他们是确定的确保者。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强调各方以新的决心和精神参加了这一努力。这些是令人欢迎的积极的发展。显然，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必须认真地处理外国部队撤军这一中心问题，其办法就是审议在接近谈判进程中关于内部关系的文件草案。

然而，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令人遗憾的是，为了完成这一作法的继续谈判已经遇到障碍，其原因就是一方坚持改变已经同意的正在进行中的进程的 程序方式。这样的要求在这样的时刻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因为通过接近对话而进行的谈判的进展证明当前的方式是一个合适的框架，能够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

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程序是根本没有道理的。坚持这一毫无道理的要求只能被解释为缺乏真诚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质的政治意愿。因此，我们希望这一困难将能得到克服，在定于12月举行的下一轮接近对话中取得进一步进展。

一个国内稳定与邻国和平相处的、自由、独立和不结盟的阿富汗将有助于促进实现该地区和全世界的更安全和稳定的秩序。

刘易斯先生（加拿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把所有问题都讲了。在正常的届会之间休会时期，这些简短的文件被送到在纽约的各个常驻代表团中，以不带感情的语言对这场恐怖战争做了记录。每一份报告都提供了国际红十字会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活动的最新情况。让我简短地引证今年7月发表的第40号报告：

“七月间，帕克蒂亚省（阿富汗）极其激烈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巴基斯坦红新月社在米兰沙阿的流动救济站运往白沙瓦的外科医院的最高伤亡数字……除了紧张的外科手术之外，矫形中心和截瘫中心也非常繁忙，所有其它协助阿富汗冲突中受害者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活动都十分繁忙”。

9月初发布的第41号报告表明战争没有减缓。的确，1985年整个夏天伤亡人数增加了。用红十字会的话来说：

“8月间整个病人的人数继续增加，上周末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来加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疗设施，提供额外人员和设备”。

报告继续说：

“白沙瓦的两个外科手术队以及由丹麦、芬兰、新西兰、挪威和瑞典红十字会全国委员会提供的特别医护人员不得不处理这个医院有史以来的最高病人数目。 8月中的两个星期……医院……达到了它能力的极限，医院的空地上又建立了两所帐篷……不可能再进一步扩大医院的能力了，因此必须在白沙瓦建立一个有医护人员的独立战地医院，并且为目前的外科手术结构找到额外的医护人员”。

在这个遭受入侵、劫掠和暴虐的人类惨剧中，这些报告中所报道的人数相对来说是很少的。 例如，整个7月间在白沙瓦的小小战地医院中，接受了199名在战地中受伤者，进行了478次外科手术，治疗了其他病人962名。 但是以这些数字乘以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战地医院和流动紧急站，以及阿富汗本身所处理的几万名伤亡人员；再乘以一年中的12个月，加上一个已经进行了几乎六年的野蛮战争，然后再注意不断提到的外科、矫形和截瘫程序，那么你们就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中看到一个遭受屠杀和被搞得支离破碎的国家的缩影。

一百多万人已经死亡。 还有一百多人或更多的人在战争中受伤，留下伤疤。 一百万到二百万的人在他们的自己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四百万到五百万人成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不幸难民。 难道还有人怀疑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最近在对阿富汗调查中所做的简单精辟的论断，“整个民族正在死亡”。吗？

而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场无法估计的人类惨剧越来越严重，因为它是完全明显的没有意义的。

全世界都知道苏联人没有得到邀请。 整个世界都知道阿富汗不构成威胁，甚至不对苏联的非宗教主义构成威胁。 阿富汗是一个中等的、不结盟国家，他的中立从来没有威胁力量。 全世界都知道苏联的入侵和占领并不是由于当时某种令人惊讶的地理政治需要所引起的；1979年12月的情况在外交上是不值得关注的，更不用说进行侵略行为和进行战争了。

也许这反映出了对于领土扩张的丑恶的和长久以来的欲望，这是“生存空间”的苏联翻版；也许这是某种没有实现的希望到达暖水港的战略企图；也许这是一种蓄谋的政策，具有还没有说出的目标，来进一步使得这个世界上已经不稳定的地区不得安宁；也许由于进行干预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出现了意识形态僵化，因此不能离开。

但是不管提出什么样的理论根据，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无论如何，一个字也不可信——苏联发动对阿富汗人民的战争，从而又回到了斯大林主义的道德观点和暴行。

但是，苏联绝不会得逞。苏联出动了十一万五千人的军队，有着最致命、最先进的现代常规武器，但是阿富汗人民绝不能够被征服。不管苏联如何用高饱和度轰炸、武装直升飞机来杀害平民百姓，将整个社区变为废墟，把村庄变成灰烬，阿富汗的圣战者都将继续战斗。

经过了这样的六年之后，现在已经很清楚，苏联绝不能把军事解决方案强加于人。他或许希望把阿富汗变成一个它的仆从，一个附属国，但是他将永远不会得逞。秘书长报告中所说的话是很有道理：

“和平，以及能够使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民族谅解的程度，绝不能够通过军事的方式来获得。”（A/40/709 号文件第2段）

唯一的答案就是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这将包括我们面前这份决议草案中所包括的各项原则，并且反映在这场辩论中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所表示的意见。秘书长以及他的特别代表多次努力使人们接受这个答案。在这方面，我们热切希望第三轮友好对话的开始。

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苏联军队的撤退。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大家都理解这一点。如果明年同一个时间要我们再回到这里，那就是因为苏联继续认为虚无主义胜过谈判；屠杀胜过讨价还价。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一系列不可逃避的伪善行为。

现在有这样一个国家，即苏联，在辩论期间它不时的提醒大会在地区性冲突问题上一旦通过决议就应当得到遵守。但是这项决议，即“阿富汗的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从来没有被苏联遵守过。

现在有这样一个国家，即苏联，它经常——几乎着了迷似的——在这个大会上就某些国家人民的自决权进行说教。但是，当自决权使用到阿富汗人民身上的时候就无效了。

现在有这样一个国家，即苏联，它经常在大会上谴责恐怖主义的侵略行为，并在大会宣布领土边界的神圣性。但是，对于阿富汗的这种赤裸裸的侵略不断越过边境侵犯巴基斯坦领土完整，却都无关紧要了。有这样一个有着无限适应性的辩证法真是太有用了。

现在有这样一个国家，即苏联，它始终在提醒大会注意“粗暴、大规模”违反人权的行。但是，现在我们讨论的是阿富汗问题，在那里侵犯人权的行不仅仅是粗暴和大规模，简直是骇人听闻、极为普遍的。最能表明这一情况的就是赫尔辛基人权监护组织的报告，这一报告的调查结果大部分同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特殊报告员的报告一样，摘录如下：

“从我们的访问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阿富汗正在大规模的发生着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侵犯人权事件与滥伤滥杀的战争的罪行一道出现的是大量的放纵的、受到国家支持的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在这个国家所进行的残酷野蛮屠杀与将受到恐怖活动的平民遭到武断的逮捕、酷刑、监禁和处死刑相配合的。对各种机构和新闻界进行的极权主义的控制。阿富汗文化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方面都逐渐的被‘苏维埃化了’。”

这里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在大会中对联合国系统内重要机构所提出的要求感到烦恼，它就是苏联。但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在巴基斯坦造成了大量的难民，这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办事处造成了资源危机。

如果不是巴基斯坦作出了无私的反应，如果不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办事处所进行的卓越的工作，那么在西南亚就会出现更大的灾难。

但是，似乎苏联对这一些都不在乎。

然而，有这样一个国家——即苏联，它经常的就和平的紧迫性对大会发布指示。但是，这是一个有高度选择性的使用和平原则。那是对我们所有其他的国家适用的和平原则。它小心地漏掉了阿富汗。

正象加拿大早些时候说的，阿富汗将不会屈服。这一场冲突也许会造成令人难以相信的死亡，但是他们决不会被征服。只是由于苏联武装力量，卡迈勒才得以继续掌权。在国内敌对情绪不断增长。这个政府与它的人民进行战争。的确，尽管俄国对被俘的逃亡者以及战俘进行了残酷的和无人道的待遇，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许多人从苏联军队中逃到圣战者组织中，这是《纽约时报》的一系列的报道所披露的。这并不令人惊奇。有些俄国士兵一定会起来反抗这一种背信弃义的战争；有些人将会被吸引到阿富汗的事业中。

苏联希望就阿富汗问题拉下沉默的帷幕。它们希望秘密的和私下的进行这一场报复战争。它们希望新闻报道中不要报道关于战争的消息。尽管他们现在试图阻止难民的潮流，以便使得关于它们所犯下的军事罪行的消息不能传到外部世界。它们希望甚至从来就没有就这些问题辩论。它们希望不要通过这些决议。

但是现在是由大会来决定继续讨论阿富汗问题，并清楚地表明世界对苏联的谴责。我们必须劝告苏联，谈判是获得世界赞同的唯一途径。美国已提出了一个地区性的倡议。我们也许可以执行这个倡议。任何能够在这一个决议所提出的目标的范围之内寻求解决的前景的办法都值得我们去寻求。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今天早晨在发言中大肆赞扬卡布尔的卡尔迈勒政权对阿富汗人民进行的所谓仁慈行为。他说，“扫盲运动正在取得成就”。他又补充说，“在革命胜利之后，一百万阿富汗人将会读书和写字。”

在革命胜利之后，一百多万阿富汗人已被屠杀。在识字和生命这两个选择中，他们将会和我们一样选择生命。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作出这种选择呢？为什么他们不能二者兼有？

这就是苏联拒绝回答的问题。

帕帕尤戈基先生（阿尔巴尼亚）：自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阿富汗人民进行了野蛮的侵略战争已经过去6年了。在这一段时期内，大会将这一个对阿富汗人民带来了严重影响的紧迫问题包括在议程项目上并进行了审议。大会谴责了苏联占领这个主权国家。世界上热爱自由的人民和国家继续抗议这一种侵略和武断占领。他们对苏联占领军通过在亚洲这一地区对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危险的局势而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难以估价的损失和痛苦感到愤怒。

1979年12月，苏联军队背信弃义的进攻并占领了阿富汗；苏联宣传机构宣称它派了少量部队只是临时驻扎在那里。然而现实已证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并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为了给它们这种可耻的战争进行辩解，它们利用并将继续利用它们以前强加给阿富汗人的所谓友好条约。通过这样做，它们又一次表明如果人们信任与超级大国所缔结的这一种“防御性”条约或协议时，它对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将会是多么危险。正如实践所清楚的证明的，我们不得不对付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武装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侵略，这一举公然的违反了国际法。它又一次证明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即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实际上代表了我們这个时代的最反动的力量，苏联为了实现扩张主义的目的已经把使用武装力量作为其政策的基础，这种政策和美国帝国主义政策一样威胁着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尽一切努力以及蛊惑人心的宣传掩盖它们的侵略和战争贩子的行为，它们在联合国也这样做；在这里它们声称它们是人民的权利的保护者，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在这种背景下，它们谈论着所谓在保护这一个国家、在更大的背景下包括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利益以及革命的胜利中所完成的国际主义义务。

它们对亚洲大陆所谓的安全大惊小怪，甚至提出召开泛亚洲论坛会议的具体建议——与赫尔辛基会议类似。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确非常需要这一种闹剧，这样它们对阿富汗所进行的侵略以及仍然进行的占领将会不引人注目，而且可以掩盖它们对那个大陆的扩张主义计划和目的。在赫尔辛基会议上，它们为了转移人民对它们在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时也是这样做的。

阿富汗的事态的发展清楚的表明这一个国家热爱自由的人民并不会屈服于外国占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占领军部队将会到处不仅遇到越来越大的仇恨，而且还会遇到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抵抗。每天它们都在失去地盘。这个国家的高山和峭壁都会变成占领军的坟墓，这将再一次向世界表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征服决心为自由而战斗到底的人民。克里姆林宫的侵略者将会遇到与所有侵略者一样的不可避免的命运。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为了减少在一个小国的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所受到的损失，并且摆脱其军事力量的耻辱，它们正在使用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和恐怖行为的方法。但是，它们所拥有的现代方法、名声极坏的焦土战术、以及铲平整个村庄和地区的土地的做法都未成功。它们永远不可能战胜阿富汗人民的爱国主义，以及他们要求自由和独立的意愿。

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总是谈论所谓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这不过是众所周知的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使用的手法，以欺骗公共舆论和给人带来假象；但他们在任何地方的据点都遭到人民解放斗争的动摇。事实上，这不过是超级大国在该地区所玩弄的伎俩，假装关心阿富汗人民的权利、关心他们的自由与独立和关心该地区其他人民的自由与独立。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伎俩是为了使占领阿富汗合法化、沉重打击阿富汗人民解放运动和为巩固其地位赢得时间。不断对占领军的加强和在某些抵抗势力很强大的地区广泛地清洗运动并不是撤出的迹象，而是尽可能持久赖在那里的迹象。卡布尔政府所谓要求国际保障同样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手段和阴谋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他们反对阿富汗爱国人士斗争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人民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再次重申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只有在苏联占领军全部彻底撤出之后才可能公正解决阿富汗问题。通过妥协和阿富汗人民敌人所提出的政治解决是永远不会实现上述目标的。历史已经证明，侵略者是从来不会自愿撤出他所占领的领土的。侵略者只有被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斗争赶出去。我们相信，公正解决阿富汗人民问题的决定因素就是阿富汗人民决心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能够得到全世界热爱自由人民的援助和支持。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贯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阿富汗的侵略和继续占领。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和声援阿富汗人民所进行的公正民族解放斗争。我们相信，阿富汗人民最终将会把侵略者赶出他们的国家。

甲盛实先生（泰国）：阿富汗问题连续6年是我们当代最为严重的国际问题之一。促成该危机发生的因素还没有消失，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仍然还很模糊，最近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事件表明更多的流血事件还会发生。这样，大会必须继续审议这一连续6年影响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阿富汗成为公然侵略行径的受害者，这种侵略违反了《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一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公然破坏《宪章》义务和破坏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这一事实使得联合国内其他小的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成员感到更为不安。这好象世界观望塔上的一个观察员本身成为进攻的一方；这不可低估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阿富汗局势还有一面值得我们严重关注，这就是阿富汗平民所遭受的人类悲剧，其中包括无辜的儿童，例如，金干恩先生所写的一篇题为“阿富汗所遭受的考验”的文章于1985年11月发表在《大西洋杂志》上；英国记者麦克·马丁先生说：

“我们坐在一个伤员所在的房子屋顶上，一个人的耳膜被打穿，腿上有弹片；另一个人的脸部和喉咙遭受严重烧伤。直到你看到儿童是受害者和所有关于公正战争的说法都消失时你才真正看到了严重受伤的景象。一个小男孩被丢在他父亲田地的炸弹热能而将其两腿沾在一块，使得他只留下一个畸形的腿，而他不得不通过拐杖来行走。另外一个仅6岁的男孩，他的脸被烧得面目全非。他的鼻子被炸掉了，脸的中部有一个洞，使他看上去象条鱼。那是他的嘴。”

在阿富汗所进行的战争使得该国家四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居住在邻国内的难民。仅仅在巴基斯坦，就有几乎350万阿富汗难民，是世界上难民最集中的地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样为成千上万的阿富汗难民提供避难所。由于泰国面临柬埔寨所发生类似局势而带来的类似负担，我们赞赏伊朗和巴基斯坦政府所做出的崇高牺牲，并愿高度赞赏他们代表国际社会而承担的沉重责任。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还愿深深赞赏联合国高级难民署和其他国际机构所进行的人道主义活动，以减轻阿富汗难民的痛苦命运。我们希望，当局势允许的时候，这些阿富汗难民能够安全体面地回到他们的家园中去。

阿富汗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的爱国斗争应该得到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和人民的

同情与支持。 泰国将继续支持阿富汗人民为使自己国家摆脱外来占领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正义事业。

泰国在阿富汗问题的立场上是坚定和一致的。 我们立场的基础是泰国深深致力于《宪章》的原则与宗旨和致力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不使用武力、不干预和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人民自决权利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各项原则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一贯重申，大会有关决议必须得到充分执行，外国部队必须无条件从阿富汗撤出、必须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以确保阿富汗人民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此外，阿富汗难民必须安全体面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 任何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都必须在阿富汗人民合法权利基础之上，同时考虑到邻国的合法安全利益。 这是在阿富汗和在该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秘书长在他为寻求与和平和政治方式解决这场冲突的方法的努力中得到了我们的支持和完全的信任。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希望向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表示我们深切的谢意，科多维斯先生做出了不懈努力，以完成促成谈判，以解决阿富汗问题这一困难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些努力将取得成果，找到一个完全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合法愿望与利益的政治解决方法。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昨天重申了关于在有关各方之间举行逐步谈判的合理的立场，我们完全支持这一立场。 我们呼吁毫不拖延的最后完成关于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文书，以在谈判的最初阶段证明是成功的方式规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我国代表团确信，决议草案(A/40/L.11)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提供了一个公正和合理的构架，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在该地区内外恢复和平与稳定。 因此，我国代表团同其他45个国家一道，共同提出这一决议草案，并敦促其他热爱和平与公正的国家支持这一决议草案。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大会连续第六年，不得不再次审议阿富汗的局势。这是因为促使联合国各国际机构审议这一问题的严重的事态今天依然存在。

阿富汗问题同其他在大会每年审议的对它国内政干预的情况一样，证明，尽管在这一论坛上表明自己的信念，但同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相比，《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更为遥远，难以实现的目标。

在过去的六年中，由于同强权利益有关的问题，人们已逐渐看不到法制——特别是不干涉和尊重领土完整、主权与独立，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

不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对阿富汗的外来干预，为此辩解，人们所至少能说的是这一干预公然践踏了指导各国间关系、构成国际社会伦理规范基础的原则。

因此，根据《宪章》的原则，联合国在很早的阶段就提出了条件，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来寻求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法。几乎没有必要再回顾这些条件，即：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恢复阿富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或限制的情况下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通过各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创造条件，使阿富汗难民得以返回自己的家园。

不幸的是，阿富汗局势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占人口总数20%以上阿富汗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作为难民流离到其他国家，对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带来了无法预见的后果。

在外交领域，在秘书长支持下举行了谈判中已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这是事实，我们祝贺秘书长的努力，在过去几个月，已经建立起来的磋商机构得以解决了在谈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问题。人们希望，各有关方面会自始至终的保持它们目前表现出的良好意愿。

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和平，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根据有关的联合国决议举

行的认真和建设性的对话，以此来维持谈判的势头。

塞内加尔一贯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特别是这一干涉采取外界武装干涉的形势。塞内加尔希望借此机会再次表示自己对以和平政治的解决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深重关切。塞内加尔将继续支持在各级作出的和平努力，相信通过武力来顽固的寻求解决方法只能使该地区的冲突恶化，加剧紧张局势。

从长远来看，坚持不懈的做出这些努力将有可能使阿富汗问题摆脱目前的僵局，取得真正的进展，找到一个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六年来一直等待的政治解决方法。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塞内加尔再次成为今年就阿富汗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草案所提倡的宽宏大量、负责任和客观的态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各有关各方目前举行的谈判，同时又不会忘掉《宪章》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的绝大多数会员国应向前几年一样，支持这一决议草案，从而重申它们在阿富汗恢复公正、和平与谅解的决心。

埃拉依格乌先生（尼日利亚）：阿富汗的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再次成为大会注意的问题。尽管努力不懈的秘书长和私人代表迭戈·科多维斯先生作出了值得赞扬和积极的努力，但依然没有找到一个通过谈判取得的政治解决方法。所报道的关于谈判程序僵局——我们希望这是暂时的——以使秘书长的个人代表推动的进程的势头减慢。

同时，许多不同国家赞助议程项目28下的决议草案，这表明国际社会关心阿富汗人民的困境和该区域边界地区的局势。阿富汗人民仍被剥夺规划自己生活和管理自己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机会。生命损失有增无减。大量爱好和平的阿富汗人逃离本国，在邻国寻求避难。返回他们可爱家园的希望极其渺茫。令人更不安的是，目前还看不到为政治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外交谈判的具体时间表。

载于1985年10月7日发表的A/40/709号文件的秘书长的报告提出了

一些令人鼓舞的理由，但这并不完全可靠。总的来说，这一报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希望的信息。我们在这方面希望保持乐观。冲突各方已经尽可能的进行了会谈。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很有限和不能令人放心。我们认为，这一报告也突出了一个重要方面。我指的是报道中已经制定了一项国际保证宣言。直接参加寻求解决方法的各国和政府将为任何最后解决提供国际保证，据报道这些国家已经声明并重申支持谈判政治解决和秘书长继续努力。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现存的困难不是也不应当成为不可逾越的，这是由于该问题主要各方缺乏政治意愿和忍让。

我们敦促加强努力，在阿富汗创造一种政治气氛，以便有利于政治解决危机和使难民返回家园并参加他们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进程。在这方面，我们代表团希望重申已经在大会阐明的观点，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仍然是维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阿富汗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我们请求秘书长和他的私人代表不要放松寻求持久解决阿富汗危机的努力。

主席：我现在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想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时间被限制在10分钟以内，第二次被限制在5分钟以内，各位代表应该在他们的座位上发言。

汗先生（巴基斯坦）：在今天和昨天的一些发言中——我特别指的是今天苏联代表的发言和昨天喀布尔代表的发言——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一些毫无根据的指责。我想简单地提出一些事实来揭露这些指责，并纠正为了欺骗国际舆论而对外交进程进行的错误的指责。

尊重事实并相信真理的人们知道，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并不是应阿富汗政府的邀请进行的，而是为了推翻喀布尔的阿明政府。他们知道，苏联军队用坦克把现政权的领导人送入喀布尔，这个人从那以来一直得到12万多苏联军队的支撑才得以掌权，这些军队拥有最尖端的常规武器。这样一种政权有一个名称——这就是

傀儡政权。

我刚才提到的两个发言随意摘录了西方报纸的报道。但事实是，为了掩盖过去6年对阿富汗的战争，人们无法在西方或第三世界的报纸中——除了苏联体系的国家之外——一条接受苏联被邀请进入阿富汗的报道。国际新闻界向来正确地把苏联军队说成是侵略者。实际上，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中的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已经把苏联的行动称之为违反《宪章》原则的军事干预。

对阿富汗周围的局势已经有了各种说法。确实，阿富汗周围存在着一种局势，这就是5百万阿富汗难民的现实，这是阿富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些人为了逃避迫害，现在成为难民流亡在外。外国军事干预者和他们的一小撮合作者应对种族灭绝战争负责，这一战争迫使阿富汗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国外避难。这些勾结者必须为这种大规模的外逃负责。

阿富汗内部还有一种现实，这就是阿富汗人民的抵抗，尽管遭到了残酷的军事行动、残酷的报复、狂轰滥炸和破坏村庄，外国军队烧毁庄稼，这一抵抗并未被扑灭。野蛮的干预使将近1百万阿富汗人死亡，造成了5百万阿富汗人外逃。把英勇的抵抗说成是匪徒进行的活动是粗暴的滥用常识和歪曲事实。如果这些事实都是宣传的话，我们要问——为什么外国记者不能自由进入阿富汗并亲自了解该国的局势？这些代表的国家允许在自己本国的报纸中片面地报道阿富汗的局势，阻碍本国人民了解国际社会的真正观点和反映，这种代表对所谓宣传的指责没有人会相信。

有人指责，大会审议阿富汗局势违反了国际法。事实是，大会只是在苏联在1980年1月否决了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呼吁立即撤出侵略军的决议草案之后才开始审议阿富汗局势。从那以来，大会反复呼吁撤出外国军队，而这些呼吁却遭到了因对侵略负责的人的拒绝。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类似呼吁也被拒绝。把大会审议阿富汗问题说成是非法的意见是荒唐的，等于指责大会前后不一致。大会的行动是一致的；大会的决定一直是正义的和可观的。

这是非常接近美国政府的一个美国机构准备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的一段话。

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居心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美国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军事联盟把巴基斯坦变成一个地区宪兵和臭名昭著的CENTCON组织的总部，对我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使人感到特别担忧，因为在巴基斯坦建立不到四十年的历史中，巴基斯坦负有侵略性、冒险性的军事独裁者们已被他们的邻国发起3次全面战争。巴基斯坦是反对阿富汗的那场肮脏、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不宣而战战争的策源地，是干涉其他邻国内部事务活动的基地。

为了掩盖他们对阿富汗的一再侵略，伊斯兰堡军人当局抛出毫无根据的无耻谣言，指责阿富汗空军和地面部队侵犯巴基斯坦领土。俗话说，“造谣者健忘。”伊斯兰堡当局在不同场合提出的遭受侵犯的次数和伤亡人数明显地自相矛盾，就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是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和民兵，以及驻扎在那里的雇佣军诽谤一再侵犯阿富汗的领土。

伊斯兰堡的军政府及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没有权利代表兄弟的巴基斯坦人民讲话，更没有权利代表阿富汗人民讲话。

巴基斯坦的军人专制政权是靠暴力和刺刀维持的，巴基斯坦人民对这一专制政权的判决是明确的。以差不多所有巴基斯坦的政党为代表的巴基斯坦人民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反对当局敌视阿富汗的现行政策，赞成关系正常化。这些政党在巴基斯坦历史上唯一的中央和各地方政府自由选举之时作了这样的表示。

巴基斯坦如何能够向全世界掩盖在1979年12月27日就对阿富汗进行武装侵略和其他形式干涉这一事实，如何在全世界面前掩盖在巴基斯坦境内将近120个雇佣军训练营和在中国境内的8个游击队中心这一事实？

巴基斯坦如何可能使大会相信巴基斯坦赞成和平谈判，赞成解决与阿富汗的争端，而同时重申决心继续肮脏的不宣而战战争，无耻地把这场战争打扮成一场争取解放的英勇战争。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的蛊惑人心的呼吁也早已被事实所驳倒我要引证设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提出的一份题为《里根的秘密战争》的报告中的一段段落：

“1980年5月，中国国防部长耿飏访问华盛顿，他与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呼吁两国……在阿富汗……采取一个共同的战略立场……美国的言论跟上了美国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1980年1月，《波士顿环球报》的威廉·比彻引证一位高级美国专员的话报导说，……美国秘密活动的目的是使战争发展成……‘长期、血腥和昂贵’……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1980年8月会见法拉齐时表示了同样的意愿。邓说……‘我们必须十分努力，把苏联在阿富汗拖上几年’……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1981年的一次会晤表明美国赞成邓的战略……邓—布热津斯基战略的执行方法就是美国向阿富汗运送武器，大声呼吁谈判，但阻挠谈判解决的努力。美国公开的政策……是给苏联提供一条退出阿富汗的道路……但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美国的行动与这一政策相矛盾。美国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间‘间接’谈判的态度就是对美国意向的最好考验……1983年4月，美国官员告诉《纽约时报》，政府中想使更多的苏联部队陷入阿富汗的‘放血派’还想限制美国援助的较谨慎的官员之间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辩论之后，美国于82年秋天决定提高给阿富汗抵抗力量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他们还第一次公开指出，巴基斯坦拒绝单独与莫斯科达成和解，这是与美国政府提供32亿美元援助一事相关的、与华盛顿之间的谅解的一部分。”

喀布尔代表还讲到，对话各方有一项谅解，即关于撤军的第四项文书将通过直接对话讨论。这是公然撒谎。对话各方之间重未就进行直接对话讨论第四项文书和任何其他问题达成协定。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昨天指出，如果公开载有那些记录的文件和秘书长私人代表所准备的关于各种方式的种种案文，巴基斯坦将不会提出任何反对。这样作将使国际社会能够直接了解这场外交努力中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和立场。

事实是，巴基斯坦本着真诚的寻求解决的精神，以最大的灵活性促进关于不干涉、国际保障和难民自由返回问题双边协定的3种方式的最后确定。然而，当开始讨论撤军问题时，喀布尔方面同以往一样，要求进行直接对话来阻挠进一步的进展。

显而易见，提出直接对话是为了搞混外国军队撤退这一中心问题。苏联方面最近的声明也使人们怀疑，苏联是否愿意根据秘书长的斡旋努力而达成的全面解决方案撤军。很明显，提出要求直接对话，是想通过谈判进程实现1980年5月

喀布尔提出的建议的目标，这一建议得到苏联的赞同。这种踢开撤军问题，混淆是非真相的企图必须遭到坚决的拒绝。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大会昨天和今天都听到了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发言，一再重复他们政权的主子的观点。在联大关于这一项目的讨论时，我们在昨天的发言和其他的发言中提出了无数不可辩驳的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美国帝国主义、中国霸权主义、巴基斯坦独裁政权以及它们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盟友，早在1978年4月革命胜利之后几个星期就开始了反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和侵略，这种活动不断升级，以至迫使阿富汗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虚伪的言词绝不会帮助巴基斯坦代表团掩饰他们反对阿富汗人民的血腥罪行，这种罪行在继续。大家都注意到，巴基斯坦的发言同现任白宫组织制订的基调完全相吻，显然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个步骤，企图破坏将要进行的苏美日内瓦会晤的前景。

这一企图也是为了报答巴基斯坦政权为类似的效劳努力而获得的几十亿美元。

自由、独立和主权的阿富汗人民不仅在过去而且在将来都不会允许任何自我标榜的卫士侮辱其民族的尊严和荣誉。

有人再次利用所谓的阿富汗难民的问题从情绪上加强针对阿富汗的心理战和宣传战。捏造真正难民的数字的这种情况已经被权威性不亚于联合国的消息来源以及美国难民事务委员会对难民营进行的独立调查所揭露。甚至巴基斯坦当局自己也不能否认难民数字越来越不准确，因而决定修改这些数字，把数字减少了50多万。已经修改的数字也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质疑。巴基斯坦当局当然是把季节性的流动牧民、大量的当地居民以及难民中的反革命分子包括在内。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所宣布的特赦为真正的难民自愿、安全无阻地返回阿富汗铺平了道路。令人遗憾的是，巴基斯坦当局及其反革命走狗不允许在所谓的难民中间传播有关特赦宣言的消息，而且实际上还使用武力和经济政治压力阻碍了大量希望返回的难民返回家园。

实际上，伊斯兰堡不仅在过去而且现在继续利用所谓的阿富汗难民，作为进行欺骗宣传的工具，企图骗取各国政府和国际救济机构的几亿美元。伊斯兰堡军事独裁者不用大肆宣扬所谓阿富汗难民的处境，而最好是开始想一想被他们禁止进入巴基斯坦、仍然流落在孟加拉国的数十万巴基斯坦的比哈里人所遭受的人道主义的严峻考虑。

在这方面，他们及其罪恶的盟友宣称，传教已经在阿富汗的教育制度中被消除。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一点更不真实呢？同任何伊斯兰教被认为是政府的官方思想意识的任何伊斯兰国家相比，阿富汗政府有关保护宗教信仰和人民传统的政策也许更民主、更有同情心……

主席：对不起，我不得不打断阿富汗代表的发言，十分钟的时限已经到了。因此我请他结束自己的发言。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设立宗教学者理事会、建立宗教事务部、花费数十亿阿富汗尼修建圣地的清真寺、资助宗教学者、补贴朝拜费用等等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了阿富汗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政策。但是自我标榜是“伊斯兰教卫士”的巴基斯坦人以及美国和中国的同情者希望输入自己的伊斯兰教的形式，他们根本没有权力教我们如何成为好的穆斯林徒，无论如何，毕竟是阿富汗人自己把伊斯兰教……

主席：对不起，我不得不打断发言者，请他结束。

夫伦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并不想占用大会的时间反驳那些显然失去理智忘记了自己所站的讲台的性质的那些代表所进行的诬蔑和谩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发言人决然无视阿富汗作为局势的观客事实，歪曲了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向阿富汗提供的无私的革命援助的性质。事实证明，经过武装和训练的雇佣军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在巴基斯坦的领土上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进行广泛的军事干涉，但是这些代表无视这些事实。

巴基斯坦代表企图掩盖巴基斯坦参加侵略阿富汗的行径，但是，刚才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已经有力地反驳了他的发言。

大家都可以看到，加拿大代表的强烈语言及其激昂的高调并不能说明自己的言论是合理的。重复几十次的谎言仍然是无耻的谰言。捏造事实是不能掩盖侵略和干涉的。加拿大代表企图诽谤苏联对联合国正在讨论的问题所持的立场。但是这是徒然的，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正是苏联提倡联合国讨论有关反对核威胁斗争、控制和限制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等等问题以及其他整个人类极为关切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众所周知，苏联一向支持，并且将继续支持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役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加拿大代表企图歪曲苏联立场的本质并且诬蔑我们的立场是不能得逞的，这是众所周知的。

汗先生 (巴基斯坦)：两个谎言并不会成为一个真理，许多谎言也不可能掩盖真理。

喀布尔代表企图用另一个谎言进一步说明一个谎言。我们听到他不断地重复相似的论调，这就是我所要作出的评论。参加这次辩论的许多代表已经揭露了这些荒谬的论调，并且根据外国军队1979年12月干涉阿富汗所出现的情况认真的审议了实际的情况，包括阿富汗人民在国内国外所作出的反应、由于苏联干涉所造成的巨大苦难、以及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反应。

喀布尔代表提到了1978年4月。请允许我对这场当时和以后震动阿富汗的动乱再补充一句。我要说，在该经历的这场动乱中，三位总统连续被暗杀达乌德总统在政变中被处决，巴拉总统被暗杀，阿明总统被谋杀，而谁也没有把这一切归罪于巴基斯坦，所有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和巴基斯坦毫无关系，前两起暗杀事件是受外国挑动的自相残杀冲突的结果，最后一起是苏联1979年12月军事干涉的直接结果。

如果干涉的指责和所谓苏联接受邀请进入阿富汗等等话都是真的，那么请允许我问一问，为什么在几百万生活在国外的阿富汗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欢迎待在自己国家内的苏联人？移居国外的阿富汗人和留在阿富汗内的同胞一样，强烈反对这些干涉主义部队的存在。

同样，尽管他们多次指责巴基斯坦进行干涉，但在阿富汗的土地上却找不到一个巴基斯坦士兵。呆在阿富汗的是哪些外国部队？他们是正在和阿富汗人打仗的12万苏联部队。

喀布尔代表一直在不停地援引西方报纸上的话。如果我也引用一下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指出一个例子，向其他行使答辩权发言的人揭露某些事实。在1985年5月15日的《费城问询报》中，有一篇文章写道：

“苏联部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十二个村庄发动了进攻。这些村庄的村民被怀疑援助正在和该国共产主义政府和支持该政府的苏联部队进行战斗的伊斯兰游击队。

“苏联部队包围了村庄，向看到苏联士兵和坦克开来而纷纷逃命的平民开枪射击，放火烧毁房屋，抢劫和破坏财产……”

“在卡斯阿斯兹汗、卡尔巴、巴拉巴、萨巴查巴德、曼德拉威、海德汗、普利乔希和其他不知名的社区内，每一个村庄都有一百多个人被打死……”

这是我要援引的唯一的一段话，说明了阿富汗国内的局势，以及阿富汗国土正在遭到什么样的干涉的破坏。

主席：很抱歉，五分钟时间到了，我不得不打断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请允许我请求他结束发言。

R. M. 汗先生（巴基斯坦）：苏联代表还谈到了“客观性”。如果说人们曾经对一个政治局势进行过任何客观估价的话，那么这就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一致性和良知的大会的决定。只有听取这一国际机构的呼吁，才能结束阿富汗的悲剧。

俞孟嘉先生（中国）：昨天和今天许多代表的发言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阿富汗形势的真相。不管喀布尔政权的代表怎样诬蔑和谎言，都不能掩盖外国侵略军队是造成阿富汗人民苦难的根源，同时也损害了西南亚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喀布尔政权的谎言本来是不值得一驳。

但是有一点，我还是想讲一下。刚才喀布尔政权的代表说，他想使人相信，中国领导人要把外国占领军，要把苏联拖在阿富汗。这是完全彻底的谎言。中国领导人一贯主张苏联侵略军队撤出阿富汗。我们认为这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要苏联侵略军队撤出阿富汗，阿富汗的形势就会恢复正常。因此，

并不是中国领导人想要拖住苏联军队。这是外国侵略军本身愿待在那，蹂躏阿富汗。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我想继续刚才说的话。

和其他任何一个应该把伊斯兰当作政府的官方理论的伊斯兰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有关保护人民宗教信仰和传统的政策也许是最为民主和值得同情的。

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了我国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政策，比如建立宗教学者理事会、设立宗教事务部、每年花费几十亿阿富汗尼来建筑或整修清真寺和圣地、向牧师和宗教领袖提供财政支持、补贴朝圣开销等等。巴基斯坦自封的伊斯兰卫士及其美国和中国同情者企图提出自己的那一套伊斯兰，他们根本无权教训我们如何成为好的穆斯林。不管怎么说，使伊斯兰在被征服的次大陆地区产生影响的毕竟是阿富汗人。

显而易见，巴基斯坦企图利用和阿富汗进行谈判的进程为掩护，继续推行侵略政策。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为这些谈判的保密承担了道义上的义务。大会已经亲眼目睹，巴基斯坦代表在过去的两年中多次违反了这一道德义务。

我们严格遵守君子协定，这绝不等于我们不愿意让公众发表达成谅解的记录和案文，以及所有谈判的详细内容。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这样作的。

巴基斯坦企图说明阿富汗在直接谈判问题上采取了新的立场，这其实是我国政府在直接和间接谈判进程中一贯采取的原则立场。

实际上，使有关各方坐到谈判桌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秘书长提出的任务的主要目的和基本目标。

我们请各位代表查阅一下自1980年以来历届大会关于这一项目的逐字记录，在这些记录中，我们一再指出了开始直接双边谈判的压倒一切的必要性。

由于巴基斯坦顽固地拒绝直接谈判，我们同意秘书长的代表充当中间人，以便为早日开始直接谈判铺平道路。本着建设性和灵活的态度，我们在准备直接谈判所需要的文件草案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直接谈判期间，我们不仅将最后完成草拟前三项文件的工作，而且还将开始讨论和拟订第四项文书。

关于优先事项的顺序上，巴基斯坦在本末倒置的企图失败后，最后将不得不讲道理，并且同意讨论不干涉和不干预，他本来一开始就应该这么做的。

我们愿向这一机构声明，阿富汗看不到能从同一个腐败、专制和不受欢迎的政权谈判中得到任何好处、接受或合法性。我们昨天说过，今天再说一遍，我们的人民，只有我们的人民才是我们合法性的源泉。乞求被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唾弃的政权的接受不是阿富汗人民的习惯。

我们再次要求巴基斯坦考虑它们的最高利益和该地区所有人民的利益的话，并且放弃充当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走卒的政策。我们要求巴基斯坦以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不干涉和不干预他国内政、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为基础开始直接谈判。

伊斯兰堡政权的代表在行使答辩权的第二次发言中说，没有任何一个阿富汗政府向军队发出邀请。这是一个谎言，一个迷天大谎。事实上，曾担任巴基斯坦总元帅和首席执行官的总统在一个阿富汗代表团于1979年7月访问他的首都时向我们发出了这一邀请。这个阿富汗……

主席：对不起，我不得不打断阿富汗代表的发言，因为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言的五分钟时间已到。因此，我请他结束发言。

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我们确实允许新闻记录，但是当然不允许那些帝国主义和巴基斯坦反动政权的信徒。

关于在直接谈判期间商定第四项文书方面达成的谅解，这是有案可稽的。我们还要提请大会，特别是巴基斯坦代表团注意巴基斯坦外长在结束日内瓦谈判后到达伊斯兰堡机场时发表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他明确地说，这样一项谅解确实存在。

刘易斯先生（加拿大）这篇简短的行使答辩权发言的方向是显而易见的。我有三件事要说。

第一，当苏联代表提到客观性事实时，他篡改了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所理解的语言。大家知道，“无私的革命援助”这一短语实际上是对一个民族进行的有预谋的军事残杀。请允许我意译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所有的阿拉伯香水也洗刷不掉这些人手上的鲜血”。

第二，苏联代表说得对，谎言重复十几次也变不了真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一再声称喀布尔政权是自由地建立的并自由地代表了人民，这并不能使它成为真的。一再声称苏联的动机是无可指责的不能使它成为真的。一再声称阿富汗人民的抵抗是搞恐怖主义也不能使它成为真的。苏联立场中的真理是不可能预言的。

第三，这使得苏联的整个自我辩护显得空洞无力，将话题转到苏联对核战争的立场问题上也无济于事。转移话题也不能从阿富汗问题中解脱出来。苏联在阿富汗问题立场中的虚伪性仍未触及。苏联在阿富汗的政策违反了每一条人民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宪章》的原则。如果这使得加拿大说话时语气重了一点的话，我们为此不表示道歉。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拿大代表在第二次发言中再一次证实，他不愿意听取理智的声音，他想继续无视事实真相。

正如我所说的，象对待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外国干涉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

苏联向阿富汗人民提供了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当然，加拿大推行的政策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声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通过在该国的数亿元的资本投资有着坚固的贸易联系，他还反对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和占领着阿拉伯领土的以色列实行真正有效的制裁。

加拿大代表没有资格教训苏联在捍卫人民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时应该怎么做。

刘易斯先生（加拿大）：我猜想这一定是我最后一次行使答辩权发言，我的发言将很简短。我要驳斥加拿大声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说法。这是胡说八道。但是，这当然又是一个转移目标的手法。我们大家在大会中认识到，当国家企图转移辩论时，它反映出一种特别虚弱的事业。

苏联代表要我们听取理智的声音，加拿大代表团十分高兴听取理智的声音。理智的声音就在摆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中，我希望该项决议草案将于明天以压倒多数通过。如果苏联发生某种奇迹般的转化，同意该决议草案的规定，并且听取它建议我们其他人听取的忠告，那么他也将会放弃危险的和破坏性的无理性，赞同更加富有理想的和有益的国际行为，但坦率地说，加拿大对此并不抱希望。

下午9点会议结束。